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

● 德意志文化系列 ●


[奥] 里尔克 著 林克 译

杜伊诺哀歌

Duineser Elegien

同济大学出版社





里尔克与叶芝、艾略特被誉为欧洲现代最伟大的三位诗人。他性情柔弱，精神却最充溢，堪称纯粹意义上的诗人。他的诗上接浪漫派的传统，下开现代派之先河，语言的创意和思想的深蕴，都达到了迄今未被后世诗人企及的境地。本书选译了诗人各个时期的佳作，尤以国内译介较少的晚期遗篇为重点。译者酷爱里氏之诗，多年来力求译出神形皆似的作品。



9787560841410



9 787560 841410 >

定价：16.00 元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

● 德意志文化系列 ●

[奥] 里尔克 著 林克 译

杜伊诺哀歌

Duineser Elegien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伊诺哀歌/(奥)里尔克著;林克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10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孙周兴,高宣扬主编)

ISBN 978-7-5608-4141-0

I. 杜… II. ①里…②林… III. 诗歌—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672 号

同济·欧洲文化丛书

杜伊诺哀歌

[奥]里尔克著 林克译

责任编辑 方红玫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句容排印厂

开 本 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 6.875

印 数 1—5 100

字 数 184 000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141-0

定 价 16.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邓晓芒(武汉大学教授)
叶廷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关子尹(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刘小枫(中山大学教授)
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张志扬(海南大学教授)
李秋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祥龙(北京大学教授)
陈嘉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庞学铨(浙江大学教授)
俞吾金(复旦大学教授)
倪梁康(中山大学教授)
勒希平(北京大学教授)

编委会主任 周家伦 朱绍中

主编 孙周兴 陈家琪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孙周兴 陈君华 吴建广 李革新 宋健飞 陈家琪
宗成河 彼得·特拉夫尼 柯小刚 赵千帆 胡春春
袁志英 梁家荣 韩 潮

总 序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讽刺德语，说它只配用来与马讲话。其时为16世纪上半叶，马丁·路德通过翻译《圣经》而初创德语——诗人海涅说，路德把《圣经》译成了“一种还完全没有出生的语言”。自那以后，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的德意志才算上了路。德意志在欧洲常被称为“中央之国”(das Land der Mitte)，至少在文化学术上这大概是可以成立的。

马丁·路德为德意志确立了一个优良传统。有统计资料显示，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语仅次于英语和法语，位居世界第三；而在把其他文字译成本民族语言方面，德语则在世界上占居首位——德国竟是当今世界第一翻译大国！

看来这个德意志最合乎鲁迅先生的理想了：既会“摹仿”又会“创造”。而这个理想自然也可以意味着：不会“摹仿”亦不会“创造”。先生还说：如果再不“拿来”，再不“摹仿”，那就依然无助，依然无望，终将落个“恨恨不已”而已。

我们设计的“同济·欧洲文化丛书”之“德意志文化系列”，宗旨正在于体现鲁迅先生的理想：摹仿与创造并举。丛书相应地分为“译作”与“著作”两个系列，此外加上《德意志思想评论》。只要好书好文，门类大可不限，但大抵以诗(学)与哲学为重——也算应了洪堡老人的教诲：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永恒成果，首推诗与哲学。

丛书名目上标以“同济”两字，固然是为了彰显吾校与德国、德语、德意志文化之历史渊源，但也决不划地为牢，而是以此邀请学界同仁伸出同济之手，协力推进我国的德国文化翻译与研究事业。

孙周兴

2003年8月8日于沪上同济

目录

祷告书

卷一 修士的生活(五首)·····	1
卷二 朝圣(四首)·····	5
卷三 贫穷与死亡(六首)·····	7

图像集

人口·····	13
月夜·····	14
骑战桥·····	14
思念·····	15
回忆·····	15
秋天·····	16
酒鬼之歌·····	16
挽歌——献给克拉拉·威斯特霍夫·····	17

新诗集

早年的阿波罗·····	25
少女的幽怨·····	26

爱之歌	27
Pieta	27
女人为诗人歌唱	28
佛陀	29
天鹅	29
死亡经验	30

新诗续集

远古的阿波罗残躯	32
恋人之死	33
复活者	33
夏娃	34
大海之歌	35
威尼斯的晚秋	36
镜前的女人	36
穆罕默德的受命	37
孩童	38
狗	38
灵光中的佛	39

杜伊诺哀歌

哀歌之一	40
哀歌之二	43
哀歌之三	47
哀歌之四	50
哀歌之五	
——献给赫尔塔·柯尼希夫人	53
哀歌之六	58

哀歌之七	59
哀歌之八——献给 R. 卡斯纳	63
哀歌之九	66
哀歌之十	69
杜伊诺哀歌的断片(二首)	74
第十首杜伊诺哀歌最初的文本 (断片)	75
别让你有过的童年……	77
对立的诗节	79

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

第一部	82
第二部	100
附录 诗人自注——关于《致奥尔弗斯 的十四行诗》	119

未编诗和断片

卡普里岛冬天的即兴诗	121
芳香	129
夜行	130
恋人	130
为疯子和犯人祷告	131
歌	132
致萨乐美	133
显灵	134
珍珠散落……	135
开花的扁桃	136
致天使	137

我将没有下一个·····	138
这般吃力地抗拒强大的夜·····	138
致黑夜(组诗断片)·····	140
以马忤斯·····	148
那喀索斯·····	149
基督下地狱·····	149
震惊我吧,音乐·····	150
在无辜的树木后面·····	151
为约翰·济慈的遗像而作·····	152
像晚风一阵阵·····	152
你,预先失去的·····	153
转折·····	154
怨诉·····	157
“人非死不可,因为认识她们”·····	157
感觉吧,这暗示几乎发自每个物·····	158
致荷尔德林·····	159
被流放到心之山上·····	161
一九一四年圣诞前夕·····	161
听一首节日乐曲有感·····	165
颂敲钟人·····	166
摩西之死·····	167
挽歌——追悼一个男童之死·····	168
在帕特默斯岛上主对约翰说的话·····	172
空间中的灵魂·····	174
致音乐·····	175
如果你只接住·····	176
一束小诗:抽芽的古琴·····	177
何时,何时,何时才是尽头·····	178

花瓶画	179
有人觉得它像葡萄酒	180
倾慕：真实的词	181
旅行者	181
虚拟的人生	184
我们只是嘴	184
果实	185
巫士	185
既然插翅的狂喜曾使你	186
厄洛斯	187
呵，你们秘密地消逝	187
泉水汨汨喷涌	188
几乎还无所谓：与你相偕	189
墓志铭	190
哀歌——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190
骨灰坛，罂粟果实的结节	192
来吧你，最后的，我认可你	193
译后记	194

祷告书

卷一

修士的生活(五首)

(1899年)

这一刻时辰垂下，触动我
以清晰的金属的敲击：
我的感觉在颤栗。我觉得：我能——
我抓住这可塑的日子。

一切尚未完成，在我直观之前，
每一个形成默默停止。
我的目光已成熟，谁想拥有物，
物便像新娘委身于谁。

没有什么太小，总之我爱物，
把它画入金色的背景，
宏大，高高托起它，我不知道，

谁人为之销魂……

※ ※ ※

我猜出它来，凭你的言语，
凭各种手势的故事，
你的双手以这些姿势合成圆，
围绕并界定形成，智慧而温暖。
你低声说死，高声说生，
一再重复的是：存在。
但谋杀赶在第一个死之前。
于是有一道裂痕穿透你成熟的环，
有一声惊叫传来，
卷走了一切声音，
它们刚刚汇齐
只为言说你，
只为驮负你
一切深渊之桥——

从此它们结结巴巴，
只会叫
你古老名字的碎片。

※ ※ ※

你该怎么办，上帝，若我死去？
我是你的水罐（若我破碎）？
我是你的饮水（若我枯竭）？

我是你遮体的衣，谋生的手艺，
失去我你就失去你的意义。

没有我你就没有家，听不见
问候你的话语，亲近而温暖。
丢掉天鹅绒凉鞋，这就是我，
你疲乏的双脚又穿什么。

你的大氅正从你身上滑落。
你的目光——我用我的脸颊，
像一个枕头，温暖地承受它，
一定会投来，久久搜寻我，
并在太阳落山之时
投入陌生岩石的怀里。
你该怎么办，上帝？我发愁。

※ ※ ※

每个人，只要不在时间之中，
不在此穷城动手，
只要把手伸向轻悄之物，
伸向某个地方，远离大路，
几乎不再有一个名称——
都在诉说你，每天的祝福，
在一页纸上轻柔地言语：

归根结底只有祷告，
所以把双手赐给我们，

凡不祈求的，双手绝不创造；
不管绘画还是割刈，
工具用尽了全力，
于是培养出虔诚。

时间百态千姿。
我们有时听见时间，
但行古老永恒之事；
我们知道，上帝包围着我们，
大如一副胡子，一件袍子。
我们像玄武岩的脉纹
在上帝坚硬的慈悲里。

※ ※ ※

我曾在震鸣中失去自己，
如今回家，不再振荡。
我曾是歌，上帝是旋律，
仍在我耳中回响。

我将沉寂，朴实如初，
我的声音停驻；
一度我垂下我的头
更虔诚地祈祷。
我曾摇撼并呼唤人们，
犹如一阵风。
我曾远至天使的家园，
高至重霄，光化为虚无——

但上帝正深深转暗。

卷二
朝圣(四首)
(1901年)

扑灭我的双眼：我能看见你，
堵塞我的耳朵：我能听见你，
没有脚我能走向你，
没有嘴我也能召唤你。
折断我的双臂我抓住你，
用我的心像用一只手，
止住我的心，我的大脑会跳动，
纵然在我脑子里放一把火，
我用我的鲜血驮负你。

※ ※ ※

这村里立着最后的房屋，
孤独得像是世界的角隅。

小村庄留不住小街——
慢慢延伸，走进黑夜。

小村庄只是一个过渡
连接两个旷远，紧张但充满预感，
大道绕过了村落，不是条小路。

离开村子的人将久久流浪，
也许很多人在途中死亡。

※ ※ ※

万物将再度伟大而劲健。
土地朴实，水波粼粼，
参天的树，低矮的墙垣；
在山谷之中，农夫及牧人
自成一族，各异又强悍。

再没有这样的教堂：囚禁上帝
如一个逃犯，然后为他叹息，
如带伤的野兽困守牢笼，——
房门洞开，为一切叩见者，
一种无限牺牲的感觉
在一切行动中，在你我心中。

没有仰望，没有彼岸之期冀，
连死亡也不亵渎，只有思念，
侍奉着，在尘世之物上练习，
好让他的手不再觉得你新。

※ ※ ※

我把你葬在深深的夜里，你，宝藏。
因为在我的眼中，一切丰盛
不过是贫乏，蹩脚地伪装

你的美，但它还从未发生。

可是通向你的路无限遥远，
已逐渐消失，因久久无人行走。
哦，你多么孤独。你就是孤独，
你是心，正隐入偏远的群山。

我埋葬你，双手流出了鲜血，
我把张开的手掌举向风中，
让它像一棵树长出枝叶。
我用双手从空间吮吸你，
用一种迫不及待的手势，
仿佛你一度在空中破裂，
现在沉落，一个飘洒的世界，
从遥远的星辰复归大地，
如此轻柔，好似春天的雨。

卷三

贫穷与死亡(六首)

(1903年)

主啊，请把自己的死亡赐给每个人。
这个死出自那个
有过爱，有过意义和痛苦的生命。

※ ※ ※

因为我们只是树皮和叶片。
那巨大的死，人人包含，
乃是果实，万物围绕它旋转。

为了它，少女们踏上旅程，
结伴而来，一如琉特树，
男孩为它想变成男人；
熟悉成长者的女人
也熟悉谁也驱不散的恐惧。
因它的缘故那直观之物
永驻，哪怕早已逝去，——
谁曾经构筑和建造，谁变成
环绕它的世界，霜冻，下露，
把它照耀，把它吹拂。
心的温暖和脑的白焰
早已渗透了果实——
但你的天使像鸟群盘旋，
发现果实个个青涩。

※ ※ ※

主啊：我们比穷兽更穷，
因为我们还没有死去，
野兽虽盲目，却止于自己的死。
把那人赐给我们，他知道怎样

把生命扶上攀援的架子，
在那里五月更早开始。

因为死已变得沉重而陌生，
缘由何在？它不是我们的死亡；
一个死最终掳走我们，
只因我们没有使死亡成熟。
于是有一场风暴抹去众人。

年复一年立在你的园子里，
我们是树，欲结出甜蜜的死；
但我们老朽于收获的日子，
如同被你打击的石女，
我们锁闭了，无奈产不出果实。

抑或我的傲慢没有道理：
或树木更好？我们不过是
浪荡女人的怀腹和性器？——
我们跟永恒勾搭调情，
可是等到临产的日子，
我们却分娩死亡之死婴；
那无比痛苦的畸形胎儿，
(仿佛可怕之物令他震惊)
他用手捂住未成形的眼睛，
突出的前额隐约可见
对一切未受之苦的恐惧，——
人人的终结无异于妓女，
死于剖腹产，临盆的痉挛。

※ ※ ※

主呵，教一个人伟大，教他神奇，
造一座美丽的宫殿给他的生命，
树立他的羞涩好似一道门
在婴儿头发的金色树林里，
带他穿过不可言说者的肉体，
宠爱这骑士，胜过白色的天使，
胜过正在聚集的千万精子。

恩赐一个黑夜吧，好让他承接
尚未坠入人的深渊的一切；
恩赐一个黑夜：那里万物绽放，
让它们比丁香更芬芳，
让它们翱翔，胜过你那双风的翅膀，
让它们的赞歌比约沙法更嘹亮。

请给他时间长久地驮负，
使他宽广，随生长的衣衫，
赐予他一颗星子的孤独，
以免惊骇的目光为他恸哭，
当他的面容憔悴不堪。

更新他吧，以纯净的食物，
以露水，以未被杀死的审判，
以那个生命，呼吸般温暖，
祈祷般轻悄，在田野破土而出。

让他回忆起他的童年，
浑然不觉的神奇经历，
和充满预感的开端
那无限神秘的传奇。

就是说，叫他等待他的时辰，
直到他分娩死亡，那位主：
孤独却喧闹，像一个大花园，
应召而来，自遥远的国度。

※ ※ ※

穷人并不穷。他们只是不富，
富人没有世界，没有意志；
被打上最后的恐惧标记，
穷人处处凋零，已被歪曲。

都市的尘埃纷纷洒向穷人，
一切污秽粘满他们的肉身。
他们像一床天花被，声名狼藉，
像骷髅，像被抛弃的碎片，
像一本时光流尽的日历，——
然而，当你的地球遇上劫难：
他们会把他们缀成一串念珠，
戴着他们像一个护身符。

因为他们纯粹更甚于宝石，
像那只刚刚生下的盲兽，

无比单纯,无限属于你,
别无所求,只有一个念头:

让他们这样贫穷,如他们的真实。

因为贫穷是巨大的内心光焰……

* * *

你瞧,他们双脚的生命如何行走:
如兽类的生命,被每一条路
百般盘绕;充满了回忆——
石头和雪,轻轻的,年轻的,
清凉的草原,风吹过那里。

他们的痛苦源自那巨大的痛苦,
人已解脱,剩下小小的烦恼;
青草的香脂和石头的棱角
是他们的命运,——他们爱这两样,
像奔走在你目光的牧场,
又像手指在琴弦上跳跃。

图像集
(1902年和1906年)

入口

不管你是谁：傍晚请走出
你已熟识的小屋；
远方唯余你的房子：
不管你是谁。
你的目光已倦于摆脱
磨蚀的门槛，你以它缓缓
升起一棵黑色的树，
置之于天际：苗条，孤单。
创造了一个宏大的宇宙，
如一声话语在沉默中成熟。
当意志领悟了宇宙的意义，
目光才柔和地让它脱离……

月夜

南德之夜，在成熟的月光里
寥廓无边，柔若童话的回归。
从钟楼沉沉坠下许多时辰，
坠入夜的深处像落入海底，——
随后一阵风声，巡逻的口令，
留下片刻空空的沉寂；
随后（上帝知道来自何方）
琴声醒来并沉吟：

金发的姑娘……

骑战桥

那一个盲人站在桥上，
灰暗如无名之国的界桩，
他也许是那不变之物，
星星的时辰环绕它运行，
或是天体静止的中心。
万物围着它迷失，流变，炫耀。

他乃是一动不动的义人，
曾被置入许多迷惘的旅程；
而对于这肤浅的一族
是通向冥界的幽暗入口。

思念

枯萎的树林有一声鸟鸣，
似乎无意义在这片枯萎的树林。
可是圆满的啼鸣
眠于这创造它的瞬间，
寥廓如枯萎树林上的苍天。
万物驯服地迁入此鸣啭：
大地似乎躺在其中，悄无声息，
伟大的风似乎潜入并偎依，
意欲前行的那一刻
已自它爬出，苍白又沉寂，
仿佛懂得了有些物，
靠近它们人必死去。

回忆

你等候，等待着那一个，
它使你的生命无限增多；
它威势，它非凡，
石头的苏醒，
转向你的深渊。
一排排书架，暮色漫出
金色棕色的书卷；
你想起漫游的国度，
画面，再次失去的女人
身上的衣衫。

于是你突然醒悟：它就在其中。
你起身，眼前浮现出
过去一年的
形象，祈祷和恐惧。

秋天

树叶飘零，像是从远方飘坠，
仿佛天上的林苑渐渐枯萎；
落叶取否定的姿势。

夜里沉重的地球
从一切星辰坠入孤独。

我们都在下沉。这只手下垂。
你瞧瞧周围：万物皆沉坠。

但最后有一位，将此沉坠
无限柔和地握在手里。

酒鬼之歌

它不在我心头。它进进出出。
我想捉住它。酒把它捉住。
(我已搞不懂它是啥。)
直到我把酒当成知己，
酒才替我捉住一些个玩艺。
我傻瓜。

于是我加入酒的游戏，它耍我，
叫我瞎逛，它今天要输掉我，
把我送给死，这畜牲。
要是赢了我，一张肮脏的纸牌，
死就用我挠它灰色的癣块，
再把我扔进粪坑。

挽歌

——献给克拉拉·威斯特霍夫

一个时辰以来多了一个物
在地球上。多了一个花圈。
一个钟点前它还是轻轻的树叶……我编扎：
现在这常春藤异常沉重
并充满幽暗，仿佛从我的物中
饮入了许多未来的黑夜。
现在我几乎骇怕即将来临的夜，
独自守着这花圈，出自我的手，
没有预感，这里将生成什么，
当卷须伸出，变圆，围绕藤圈；
只是急需明白：
什么再不能存在。恍若迷失于
从未涉足的思绪，夹杂着神奇的事物，
想必是我从前看见过的……

……花儿沿河漂流，做游戏的孩子掰下的
花儿；从松开的手指掉下一朵又一朵，直到
认不出本是一束花。直到残枝，他们带回

家,正好可以烧火。然后有人可以在大家
以为他睡了的时候,为掐断的花彻夜痛哭。

格蕾特尔,从最初起
这已注定,你要很早死去,
金黄地死去。
早已注定,在你的生被决定之前。
因此主把一个姐姐放到你前面,
然后一个哥哥,
好让你前头有两个亲人,两个纯净的人,
他们把死展示给你,
那属于你的:
你的死。
你的哥哥姐姐之所以受造,
只是,好让你习惯于死,
并凭借两个死的时辰
跟第三个和解,
它威胁你已有数千年。
因你的死亡
已有生命复活;
双手,编扎鲜花的,
目光,觉得玫瑰红
和人无比强大的,
已被塑造复又被毁灭,
而死已两次被创作,
当它,对准你自己,
走下熄灭的舞台之前。

……它走近你很可怕，亲爱的游伴？

它是你的仇敌？

你哭你自己令它动心？

它把你从热烈的亲吻

拽入闪烁的夜里，

那一宿全家无人眠息……？

它什么模样？

你必定知道……

你此行也回到了故乡。

……

你知道

扁桃树怎样开花，

海洋是蓝色的。

许多事物，只在女人的感觉里，

只有初恋体验过，——

你知道。在南方暮色迟缓的日子里

大自然把无限的美

悄悄告诉你，

像平常只有极乐的唇能道出，

极乐的人儿，两人

有一个世界和一个声音——

你感受了这一切，却更轻悄，——

（哦，无限的绞痛何等

触及你无限的谦卑）。

你的书信来自南方，

还带有阳光的温暖，却成了孤儿，——

你自己终于启程，追随

你疲惫的祈求的信笺；

因为你不喜欢呆在光焰里，
每道色彩像过错压在你身上，
你活得没有耐心，
因为你知道：这不是整全。
生命只是一个部分……属于什么？
生命只是一个声音……在什么里面？
生命有意义，除非合入
蔓延成长的空间的许多循环，——
此间的生命只是梦中之梦，
但觉醒在别处。
因此你放走它。
你大器地放走它。
而我们识得你小。
你有的如此少：微笑，小小的微笑，
总是带一点忧郁，
柔软的头发和一个小房间，
姐姐死后你觉得宽敞。
仿佛剩下的只有你的衣裳
这就是我的印象，你，沉静的游伴。
但你是的
很多。我们有时候知道，
当你傍晚来到大厅里；
有时候知道：现在有人要祷告；
许许多多走了进来，
许许多多，跟在你身后，
因为你知道路。
而你必须知道
知道它了

昨天……
最年轻的妹妹。

看呀，
这花圈如此沉重。
他们将把它放到你身上，
这沉重的花圈。
你的棺材能承受吗？
要是它破裂
在黑色的重量下，
常春藤会爬进
你的衣裳的
褶裥里。
它高高地朝上卷，
团团卷住你，
而汁液，涌动在它的卷须里，
以自己的喧嚣令你激动；
你如此害羞。
可是你不再封闭。
你长长地延伸并放纵自己。
你肉身的门都虚掩着，
常春藤
湿漉漉地进去……

.....

像一列
修女
沿黑色的绳子
缓缓行进，

因为你体内昏暗，你是泉。
在你的血液的
空空通道里她们挤向你的心；
你柔和的痛苦平常在此
同苍白的欢乐
和回忆相遇，——
她们漫步，像在祷告里，
进入你的心，这颗心，已完全喑哑，
幽暗，向一切敞开。

但这花圈沉重
只在光亮里，
只在生者之中，在我这里；
它不再有
重量
当我把它献给你时。
大地充满平衡，
你的大地。
它沉重，是因为我盯在上面的目光，
因脚步而沉重，
我围绕它的脚步；
众人的恐惧，只要看见它，
紧贴在上面。
把它拿去吧，因为它是你的
打从它编好以后。
从我这儿拿走吧。
只留下我！它像个客人……
我几乎因它而害羞。

你也害怕吗，格蕾特尔？

你再也不能行走？

再也不能站在我的房间里？

你的脚还疼吗？

那就留在那里，这会儿大家都在，

明天有人把花圈给你送来，我的孩子，

穿过光秃秃的林荫大道。

有人把它送来，放心等待吧，——

明天还有更多的送给你。

哪怕明天是狂风暴雨，

花儿也不会有多大损害。

有人把它们送来。你有权

稳稳当当地拥有花儿，我的孩子，

哪怕明天花已憔悴，

又黑又难看。

因此别担心。你再也不会区分

什么上升或下沉；

色彩闭合而声音空虚，

你也压根不再知晓，

谁把所有花儿送给你。

如今你知道那摈弃我们的另一个，

我们常在黑暗中感悟的；

你已被你所渴望的赎出

趋向你拥有的。

在我们中间你个头很小，

也许你现在是一片成形的树林，

枝叶间有风儿和声音。——
相信我，游伴，你不曾被强制：
你的生开始之时，
你的死已苍老；
因此死袭击生，
以免生活过死。

.....

有什么曾绕我浮荡？
是夜风走进来？
我不颤栗。
我现在强大而孤单。——
今天我做成了什么？
……傍晚我采来常春藤，编扎
并盘成圈，直到它服帖。
它依然散发出黑色的光。
我的力量
盘旋在花圈里。

新诗集
(1907年)

早年的阿波罗

像有时一个早晨沐浴着春光，
一眼望穿光秃秃的枝条：
他的头颅里也没有什么
能够阻止诗的光芒

直射我们，几乎令我们夭亡；
因为他的目光还没有阴影，
他的眠息对月桂还太凉，
那座玫瑰园，需一段光阴，

才高树一般自眉间升起，
赎回的树叶将飘出花园，
一片片飘向嘴的颤栗，

至今未启用的嘴沉寂而闪亮，
只是以微笑将什么啜饮，
仿佛正为他注入他的歌唱。

少女的幽怨

这种癖好，在过去的岁月里，
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
总想独处，特别的温馨；
别人的时光在争吵中过去，
而我们有自己的一隅，
自己的远，自己的近，
一条路，一只兽，一幅图。

我还寻思，生活绝不会
不让人在自己心里
静静地遐想。我心里没有
无限的世界？这一切
不再像童年的时候
给我安慰和理解？

仿佛突然被赶出乐园，
我发觉这份孤单
变得不堪驮负，
当立于乳峰之上，
我的情感只想
飞翔或一个结束。

爱之歌

我怎样抑制我的灵魂，不让它
触动你的灵魂？我怎样让它
越过你趋向别的事物？
啊，我多想替它找个幽暗的去处，
靠近某个失落之物，
一个陌生而寂静的地方，
不会随你的深心一同振荡。
可是那打动我俩的一切
把你我连在一起，像琴弓
从两根弦上拉出一个音符。
我们绷在哪个乐器上？
哪个琴师把我俩握在手中？
哦，甜美的歌。

Pieta*

于是我又看见，耶稣，你的脚，
当年我替你脱鞋，清洗，
那还是一双年轻人的脚，
局促地立在我的长发里，
像刺丛中一只白兽。

于是在这个爱的夜晚，我初次

* 圣母玛利亚哀痛地抱着基督尸体的画(或雕塑)。——译注

看见你从未被爱过的肉躯。
我俩还不曾躺在一起，
此时也只是痴痴相守。

可是瞧呀，你双手累累伤痕——
爱人，不是我咬伤，我怎么能够。
你的心敞开，向着芸芸众生：
从前这大概只是我的入口。

现在你倦了，你的疲倦的嘴
不想把我痛苦的嘴亲吻——
耶稣呀，何时曾是我们的良辰？
我俩又如何销魂而死。

女人为诗人歌唱

看吧，像万物敞开：我们亦然；
因为我们无非是这种福分。
一只兽体内的血和幽暗，
在我们身上长成灵魂，

再发出灵魂的召唤。它正召唤你。
你当然只把它纳入你的视线，
当它是风暴：温柔，没有欲念。
因此我们揣测，大概你不是

它所召唤的。然而，难道你并非
我们甘愿献身的那一位？

在谁人心中我们更充实？

那无限的随我们一道消隐。
但你在，你是嘴，令我们倾听，
但你，你言说我们：你在。

佛陀

仿佛他倾听。寂静：一个远方……
我们停止，再也听不见旷远。
他是星辰。还有别的巨星
环绕他身边，但我们看不见。

哦，他是一切。我们真的期盼
他看见我们？他会需要我们？
就算我们匍匐在他的身前，
他像一只兽，依然深沉，迟钝。

因为那奥秘，令我们向他拜倒，
已在他心中盘旋万载千秋。
他忘记我们历验什么，
他历验什么将我们驱逐。

天鹅

这种艰难，穿过未做的一切
被捆住一般沉重地走去，
像天鹅未造设的走步。

而死去，即不再抓住
我们每天立足的根基，
像它骇怕的降落：——

落入水中，湖水温柔地承纳，
似乎幸福而陶醉，
从下面退走，一浪接一浪；
而它无限沉静，笃定，
益发成熟，益发庄严，
像国王一般从容远去。

死亡经验

我们对这趟远行一无所知，
它不与人分担。我们没理由
向死亡表示欣赏，爱慕
或憎恶，但一张假面之嘴

哀声控诉，使得它异常丑陋。
世界还充满角色，等待扮演。
虽喜欢我们，但只要我们烦忧，
死亡也介入，虽然不讨人喜欢。

但你上路时，透过那道裂缝，
你由此远去，一抹真实射入
这个舞台：真实的绿之绿，
真实的阳光，真实的树林。

我们演下去。单调地背诵台词，
好不容易学会的，偶尔亮出
手势；但你的此在，虽然被抽去，
虽然被逐出我们的大戏，

有时却袭击我们，像一种感悟——
对彼岸的真实，突然降临，
于是有一刻我们尽情投入
人生之戏，不曾想到掌声。

新诗续集 (1908年)

远古的阿波罗残躯

我们没见过他的头，也无人听闻，
脸上眼珠成熟，像苹果一般。
但他的残躯似烛台闪烁至今，
透出他的目光，只是已收敛，

依然闪亮。否则胸部的肌肉
不可能令你眩目，一丝微笑
不可能从悄悄扭动的腰
滑向那承担生殖的中枢。

否则双肩透明的垂落之下
这站立的石头丑陋，粗短，
不会像兽皮那么耀眼；

也不会每条边缘灼灼喷发，
像恒星：因为它从每个角落
看着你。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恋人之死

他只知道那人人皆知的死：
它抓人，把人驱入哑寂之域。
可当她，不是被它劫持，
不，只从他眼中轻轻散去，

滑向彼岸那些陌生的幽灵，
当他察觉，他们现在拥有
她那少女的微笑像月的光影，
又以他们的方式默默安抚：

就连死人也变得格外熟悉，
仿佛他通过死者与每个人
结下了亲缘，别人的言辞

他听却不信，他称那个国度
永远甜美，恍若仙境——
更替她踏遍每一方冥土。

复活者

直到临死他始终未能
拒不接受或者否定：

她为她的爱感到自豪；
她扑倒在十字架跟前，
痛苦之衣裳此时缀满
她的爱的最大的珍宝。

可当她后来，为给他涂圣油，
走到坟前，满脸的泪珠，
他复活，因为她的缘故，
他想更极乐地告诉她：不——

回到草棚里她才醒悟，
最终——他的死使她坚强，
他那样拒绝圣油的安抚，
不准她有动情之预感，

是为了把她造就成一个爱者——
不再迷恋自己的情人，
因为她，被狂飙席卷而去，
必将超越他的声音。

夏娃

紧贴窗棂的玫瑰，单纯地站立，
靠近教堂伟大的趋升，
手执苹果并以苹果的姿势，
无辜却有罪，一次即铸定，

站在她分娩的胎儿身边，

自从她怀着爱最终走出
永恒的界域，好历尽险阻
穿越大地，像幼稚的一年。

啊，她多想在那个国度
再逗留一时半晌，
欣赏鸟兽的理智与和睦。

但既然决定委身于亚当，
她便跟随他追求死亡；
她几乎不识上帝的模样。

大海之歌

卡普里岛，皮科拉—马里纳

大海亘古的吹拂，
夜里的海风：
 你不是来把谁拜晤；
若有未眠人，
他须思忖，他怎样
把你经受：

 大海亘古的吹拂，
这风儿好像
只吹向古老的山峦，
从远处
携来纯粹的空间……

哦，头上月光里
坐果的无花果树

又怎样感受你。

威尼斯的晚秋

这座城已不再漂浮，像鱼饵一般
捕捉所有冒出水面的白昼。
更沙哑的声音从玻璃宫殿
触及你的目光。夏天的残躯

探出花园，像一堆木偶
疲倦，被杀害，头朝前。
但是从地下从老树林的骷髅
升起了意志：仿佛一夜之间，

那海军上将一声号令，
集结的战船定能翻番，
好让船队给翌日的晨风

涂上焦油，于是桨橹挥动，
百舸竞发，一面面军旗浮现，
突然遇上风暴，辉煌，沉沦。

镜前的女人

像是给安眠酒加上香料
她把她的倦容轻轻
溶入清澈如水的明镜；
再投进她全部的微笑。

她等待水面慢慢升涨；
然后又把一头长发
浇入镜中，秀美的肩胛
耸出晚礼服，她从这镜像

静静地饮。她饮沉醉时
情郎啜饮的酒浆，
审视着，心里充满怀疑；

当镜底映出壁柜，烛光
和迟暮时的阴郁，
她才向侍女挥了挥手。

穆罕默德的受命

但那时，当那位可一眼认出的大神：
天使，正义，纯粹，熠熠放光，
步入他的隐身处：他却半晌
提不出任何要求，只敬请

天使屈尊稍留，这商人，
走南闯北反倒更迷惘；
他从来不读书——现在何况
这样的箴言，对智者也太深。

但天使，很专横，一遍遍教他
那本书上写的是什麼，
一点不放松，又催促：读吧。

于是他读：竟引得天使屈身。
便有了一个人，他读过，
他能，他听从并完成。

孩童

他独自玩游戏，却吸引人们
驻足旁观，偶尔从侧面
转过那张实在的圆脸，
清晰，完整，如一个完满的时辰，

这时辰起始又敲响终点。
但活得太累，为生存忧心，
旁边无人去数那钟声；
更无人察觉他怎样承担——

怎样时时把一切承担，
即使他累了，穿着童衣
坐在大人身旁，像在候车室
静静地守候他的时间。

狗

那上面由目光构成的世界图像
不断被更新而且有效。
只有时，很隐秘，一个物露相，
来到它身旁——当它奋力穿过

这图像，并同它一样低下，别异；
未被逐出也未被纳入，
犹豫之间它把自己的真实
献给渐渐淡忘的画图，

以便把它的脸嵌入其中，
一次又一次，似已明白，
几乎是乞求，差不多认同，
但又放弃：因为它似乎不存在。

灵光中的佛

一切中心之中心，核之核，
封闭的愈加甜蜜的杏仁，——
这万有直至万千星子
是你的果肉：向你致敬。

瞧，你好像觉得已了无牵挂；
你的皮壳在无限里面，
那里积蓄着浓缩的果汁。
靠什么滋养？外面的光焰！

因为高天上你那些太阳
饱满，灼热，正在回转。
但在你心中，那比恒星
更恒久的已有了开端。

杜伊诺哀歌 (1912—1922年)

哀歌之一

究竟有谁在天使的阵营倾听，倘若我呼唤？
甚至设想，一位天使突然攫住我的心：
他更强悍的存在令我晕厥，因为美无非是
可怕之物的开端，我们尚可承受，
我们如此欣赏它，因为它泰然自若，
不屑于毁灭我们。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怕的。

所以我抑制自己，咽下阴暗悲泣的召唤。
啊，我们究竟能够求靠谁？天使不行，
人也不行，机灵的动物已经察觉，
在这个被人阐释的世界，我们的栖居
不太可靠。也许有一棵树为我们留在山坡，
我们每天看见它；昨天的街道
为我们留驻，一个习惯培养成忠诚，
它喜欢我们这里，于是留下来不曾离去。

哦，还有黑夜，黑夜，当携满宇宙空间的风
耗蚀着我们的脸庞——夜岂不留驻人寰，
让人渴望，又令人略感失望，
哪一颗心不是艰难地面临它。恋人会轻松一些？
啊，他们不过相互掩蔽他们的命运。

你难道还不相信？那就从怀中抛出虚空，
抛向我们呼吸的空间；或许飞鸟
以更内向的飞翔感觉到更辽阔的天空。
是的，春天大概需要你。某些星辰
大概要求你察觉它们。从逝去的事物
曾经涌起一朵波浪，或者当你路过
敞开的窗门，一阵琴声悠悠传来。
这一切皆是使命。但你是否完成？
你不是始终分心于期望，仿佛一切
向你预示了一个爱人的来临？
(你让她何处藏身，既然伟大而陌生的思想
在你身上进进出出，时常留在夜里。)
倘若渴望爱情，你就歌唱恋人吧！
她们闻名的情感远未达到不朽。
那些被遗弃的恋人，你几乎妒忌她们，
似乎她们比被满足者爱得更深。
始终重新开始不可企及的赞美吧；
你想：英雄与世长存，纵使毁灭
也只是他存在的凭借：最终的诞生。
衰竭的大自然却将恋人收回自身，
仿佛没有力量，再次完成这种业绩。
你对加斯帕拉·斯坦帕究竟有过
足够的思考吗，以这个恋人为典范，

某个少女也会因爱人的离去
有此感觉：我可能像她那样？
难道这些最古老的痛苦竟不能
让我们开窍？难道这个时刻依然遥远，
我们在相爱中相互解放，震颤地经受：
就像箭经受弦，以便满蓄的离弦之箭
比自身更多地存在。因为留驻毫无指望。

声音，声音。听呀，我的心，
这种倾听非圣者莫属：强大的呼声
从大地抬起他们；可他们继续跪着，
不可思议，他们不曾留心于此：
他们就这样倾听。这绝不是说，
你能承受上帝的声音。但倾听吹拂之物吧，
不绝如缕的信息产生于寂静。
此刻，它从那些年轻的死者向你传来。
不管你走进哪座教堂，在那不勒斯，
在罗马，他们的命运不曾向你静静诉说？
或者一段碑文对你有所寄托，
你觉得崇高，譬如在圣玛利亚·福莫萨
刚刚见到的墓碑。他们有何企求？
我应当轻轻抹去这不合理的假象，
有些时候，它稍稍妨碍了
他们的灵魂的纯粹运动。
诚然这很奇异，不再栖居于大地，
不再练习几乎学成的风俗，不再赋予
玫瑰，以及其他独特允诺的事物
人类未来的意义；不再是人们从前所是，

在无限恐惧的手掌之中；甚至抛弃
自己的姓名，像抛弃一个破烂的玩具。
这很奇异，不再寄予期望。这很奇异，
目睹一切相关的事物在空间
如此松散地漂浮。死之存在是艰难的，
犹须太多弥补，以致人们渐渐感觉到
一丝永恒。——可是一切生者
犯有同样的错误，他们太严于区分。
据说天使常常不知道，他们行走在
生者之间，抑或在死者之间。
永恒的潮流始终席卷着一切在者
穿越两个领域，并在其间湮没它们。

那些早早离去的人终归不再需要我们，
人们轻柔地断离尘世，就像人们
平和地脱离母亲的乳房。可是我们，
我们需要如此伟大的秘密，极乐的进步
常常发源于我们的悲哀——没有他们
我们能够存在吗？这个神话并非无益：
在利诺斯的哀悼声中，第一声无畏的音乐
曾经穿透枯萎的僵化；在被震惊的空间——
一位酷似神的少年突然永远离它而去，
虚空第一次陷入震荡，一直到今天
那种震荡仍在吸引、慰藉和帮助我们。

哀歌之二

每一位天使都是可怕的。可我多么不幸，

我歌咏你们，几乎致人死命的灵魂之鸟，
我熟谙你们。何处寻多比雅的岁月，
那一刻，一位神采奕奕的天使斜倚荆扉，
略略换了行装，不再令人恐惧，
(他新奇地朝外窥视，恍若身边少年的伙伴。)
而今天，倘若危险的天使长从星辰之后
向下跨出一步：我们直冲云天的心
就会击死我们。你们是谁？

你们，早期的杰作，造化的宠儿，
一切创造的巅峰，朝霞映红的山脊，
——正在开放的神性的花蕊，
光的铰链，穿廊，台阶，王座，
本质铸成的空间，欢乐凝结的盾牌，
暴风雨般激奋的情感骚动——顷刻，唯余，
明镜：将自己流逝的美
重新汲回自己的脸庞。

因为当我们感觉时，我们也同时消散；
啊，我们呼出自己，一去不返；
柴火一炉炉相续，我们散发的气息一天天衰竭。
也许有人说：是的，你已溶入我的血液，
这房间和春天因你而充实……有何裨益，
他不能挽留我们，我们消失在他身上和身边。
哦，那些红颜佳丽，又有谁挽留她们？
不绝如缕的容光在她们身上飘逸，如朝露作别小草，
如热气从华宴上蒸腾。哦，微笑，今在何方？
哦，仰望：心灵簇新，温馨，逃逸的波浪——

我多么悲伤：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溶入宇宙，它可有我们的滋味？
天使果真只收容他们的，从他们流失的本质，
抑或偶尔也收容些微我们的本质，
譬如由于疏忽？我们渗入他们的容貌
不过像一丝暧昧渗入孕妇的面孔？
在他们返归自己的喧嚣中
他们毫无察觉。（他们怎么可能察觉。）

倘若知晓谜底，恋人或可在夜风里
娓娓絮语。因为万物似乎瞒着我们。
看呀，树在；我们栖居的房屋还在。
我们只是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吹过。
万物对我们缄默，仿佛有一种默契，
也许视我们半是耻辱，半是难以言喻的希望。

你们恋人，相互满足的人，我向你们
询问我们。你们相互把住。你们有证据吗？
你们看，我可以让我的双手十指交叉，
或者让我被风蚀的脸庇护于
手掌之中，这会给我一丝感觉。
可是谁敢说因此而存在？
而你们，你们在对方的狂喜中增长，
直到他降伏，向你们乞求：
别再——你们在手掌下
相互愈加丰满，好像葡萄丰收年；
你们有时晕厥，只因对方过于充盈；
我向你们询问我们。我知道，

你们如痴如醉地相互触及，因为爱抚可屏护，
因为你们在温柔乡捂住的那个地方
不会消失；因为你们在手掌下感觉到
纯粹的延续。于是你们几乎以拥抱
相互允诺永恒。可是，当你们经受了
初次见面的畏怯，窗前的期待，
初次相偕漫步，穿过一次花园：
恋人，你们仍是这样吗？当你们相向上升，
嘴贴着嘴——甘露兑甘露：
哦，多么难以思议，啜饮者逃离了行动。

当你们看见阿提卡墓碑上人的审慎手势，
你们能不为之惊讶？那轻轻搭在肩上的
难道不是爱情与离别，仿佛出自
与我们不同的材料？记住那些手吧，
它们毫无压力地扶着，尽管躯干里储蓄着力量。
这些克制的人知道：只要我们是这样，
如此相互触及，这是我们的事，
众神更强烈地支撑我们，但那是众神的事。

但愿我们也能找到一种人的存在：
纯粹，隐忍，菲薄，一片自己的沃土
在激流与峭壁之间。因为像古人一样，
我们的心始终在超越我们。我们再也不能
目送它化入使它平静的画面，或者化入
神的躯体，在那里它更能节制自己。

哀歌之三

一件事，歌唱爱人。另一件不幸的事，
歌唱他，隐藏的负罪的血河之神。
少女老远认出她的少年，而少年自己
何曾识得情欲之主。啊，深不可测，
他常常从孤独者心底，在少女慰藉之前，
也常常无视她的存在，抬起神的头颅，
唤醒黑夜，让它永无休止地骚动。
哦，血之海神，哦，他可怕的三叉戟。
哦，海螺吹送他胸腔阴森的风。
悄悄听吧，夜正凹陷，形成空穴。
星辰，恋人的情欲不是从你们发源
趋向他爱人的脸？他倾心窥入
她纯粹的容貌不是缘于纯粹的天体？

你不曾，哦，他的母亲不曾
让他满怀期望绷紧弯弯的眉毛。
你在感觉他，少女，他的嘴唇
不曾贴近你，弯曲成更丰富的表达。
你像晨风拂来，你真的以为，
你轻轻地出场就让他心旌摇曳？
纵然你惊动他的心；可是更古老的惊惧
一触击他，他已深心震撼。
呼唤他……你怎能唤醒他，他陷入阴暗的遭遇。
诚然，他愿意躲避；他习惯轻松地藏入
你温暖的心里，抱握并开始自己。

但他何时有过开始？
母亲，你使他有了小，是你给了他开端；
你觉得他新，你让亲切的世界
垂顾新的眼睛，你挡住陌生的世界。
啊，何处寻那些岁月，你单凭苗条的身影
为他掩蔽翻涌的混沌？就这样
你为他隐去许多；朦胧可疑的房间，
你使它安然无恙；在他的夜之空间，
你搀入更有人情的空间——出自你的心，
满是庇护的心。夜的灯烛，
你不是置人黑暗，不，你置人
你更近的亲在，恍若友情之光。
没有一种声响，你不曾含笑解释，
好像你早就知道，楼板何时迸裂……
而他聆听着，松弛下来，你轻柔的起身
竟有这般威力；他的命运从高高的大氅
退到衣橱背后，他的不安的未来
悄悄隐退，藏入窗帘的皱褶。

于是他躺着，轻松地躺着，
睡眼蒙眬，你轻盈的身影
蜜一样化人可咀嚼的浅睡——
他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保护者……
可是内部：谁在他内部抵挡并阻止
本源的浪潮？啊，睡者无审慎；
睡着，更梦着，更在迷狂中：他何等投入。
这个新生者，畏怯者，他已被卷入，
内心事件的卷须不断蔓延，

他已被缠进图案，窒息性的生长，
兽类追猎的形式。他何等沉醉——
他爱，爱他的内心，他内心的荒原，
他体内这片原始森林，他嫩绿的心
长在这哑寂的朽环之上。他爱。
告别他的心，脱离自己的根，
他进入强大的本原，他小小的诞生
早已在此度过。怀着爱，他走下去，
进入更古老的血，进入深谷，谷里卧着
可怕之物，依然履足于先辈。
每个恐怖物都认识他，眨着眼睛，
好像知道他会来。是的，怪物在微笑……
你很少笑得这样温柔，母亲。
他怎能不爱它，当它向他微笑。
他爱它在你之前，因为你怀他的时候，
它已经溶入托护胎儿的羊水。

看吧，我们爱，不是像花儿一样
发自唯一的一年；当我们爱的时候，
太古的汁液升上我们的胳膊。哦，少女，
这一点：我们在体内爱，不是爱一个物，
一个未来之物，而是无数汹涌之物；
不是爱一个单独的孩子，而是一代代父亲，
他们像群山的残骸铺垫在我们的根基；
而是一代代母亲的干枯的河床——
而是整个沉寂的风景，在阴晴变幻的
厄运之下——少女，这已先你而存在。

你哪里知道——你自己在恋人体内
诱发远古。哪些情感自遁去者
翻腾而起。哪些女人在彼处
忌恨你。何等阴沉的男人
为你激动，在少年的血脉里？
死去的孩子要找你……哦，轻点，轻点，
对他做一件可爱的事，趁白天还在，
一件可信赖的事，——引他
靠近花园，夜里给他
优势……

抑制他……

哀歌之四

哦，生命之树，哦，何时入冬？
我们不和谐。不像候鸟
熟悉四季。我们已经落伍，
这才迟迟地突然投入风中，
栖息在冷漠无情的湖面。
我们同时意识到开花与枯萎，
而在某个地方，狮子仍在行走，
只要雄风犹存，便不知何为孱弱。

可是，当我们瞩目于一个，
就已经察觉另一个的耗蚀。
最近的敌视我们。合二为一的恋人，
曾相互允诺旷远，追猎和故乡，
不是也常常濒临绝境。

此刻，为了某个瞬间的图画，
有人涂抹相反的底色，这很难，
让我们看见画；因为他要我们
看得很清楚。我们不认识
感觉的轮廓：唯此轮廓的外部构因。

谁不曾惶然面对自己心灵的帷幕？
它徐徐开启：离别的场景。
不难理解。熟悉的花园
微微晃动：随后戏子出场。
不是他。够了！虽然他做得很轻松，
他不过化了妆，仍将是一个市民，
穿过他的厨房走进住宅。

我不要这些半虚半实的假面，
宁愿要木偶。实心的木偶。
我愿意忍受填塞的身躯，牵引线，
给人看的脸。在此。我在戏台前。
即使灯已熄灭，即使告诉我：
散场了——即使虚空
随灰色的气流从台上传来，
即使不再有沉寂的先祖
与我同座，不再有女人，
甚至不再有棕色斜眼的男童：
我仍然在此。观看永无终止。

难道我错了？父亲，你曾围绕我
如此苦涩地咀嚼我的生命，品尝它，
一再品尝我最初的浑浊的汤剂，
我必须这样，因为我在成长，

你掂量如此陌生的未来的回味，
审视我那迷蒙的仰望，——
正是你，我的父亲，自从你死后，
常常在我的希望中，在我的心中，
怀着恐惧，为我渺茫的命运
失去镇定，死者所富有的镇定，
难道我错了？而你们，难道我错了，
正是你们为此而爱我，为回报之爱
那小小的开端，我总是回避它，
因为我觉得，你们脸上的空间，
当我爱它的时候，化入宇宙空间，
你们在那里化为乌有……：若我有心，
在木偶戏台前等待，岂止等待，
我凝神观望，最终必有天使
扮成演员上场，他高高牵动
木偶的身躯，以报偿我的观看。
天使与木偶：这才终于是看戏。
我们生存时，那始终被我们割裂的，
这才合为一体。我们的四季
这才形成完整的代序循环。
天使的表演这才越我们而去。
瞧，垂死者能不如此揣测，
我们在此所做的一切
何其虚假。一切皆非本真。
哦，童年的时光，那时的人物身后
不只是过去，我们的前方
不是未来。我们固然在生长，
有时候急于快快长大，

一半是为了取悦成人，除了大，
他们别无所有。可是我们，
在我们独行期间，陶醉于恒常，
我们处在世界与玩具的空隙，
处在某个位置，从一开始，
它已为一个纯粹的事件而奠定。

谁展示一个儿童，一如他之在？
谁置他于天体之中，把距离的尺度
交于他手中？谁造就儿童之死，
用变硬的灰色面包——或让这死
在圆圆的嘴里，如一只美丽的苹果
含着果核？……凶手一目了然。
但这样：早在生之前如此柔和地
包含死，整个死，并且毫不介意，
这不可形容。

哀歌之五

——献给赫尔塔·柯尼希夫人

你们是谁，告诉我，这些江湖艺人，
漂泊无依略甚于我们，从早晨起，
被一个意志不停折腾，
它从不满足，究竟取悦谁？
岂止折腾，它扭曲他们，
纠缠并挥舞他们，
抛出并抓回他们；仿佛他们
从油浸而愈加光滑的空气中

分娩于被他们永恒的跳跃
磨薄的地毯，这张在宇宙之中
失落的地毯。
像铺上一张膏药，似乎市郊的天空
在此触痛大地。

刚刚落地，笔直，
定住并亮相：生存的大写起首字母……
恒动的手柄又已转动他们，
最强壮的汉子，以此取乐，
像强大的奥古斯特在宴席上
转动一只锡盘。

啊，环绕此中心，
观看之玫瑰：
绽放复飘零。环绕
此踏夯，此雄蕊——被自己
花期的粉尘射中，孕育出
依旧反感之虚果，这反感
从未意识到自己，——它放光，
以最浅薄的表皮微微假笑。

瞧：那个枯萎多皱的力士，
他已衰老，只配击鼓，
缩进了虚张的皮肤，似乎它从前
包裹两个男人，一个已躺在
教堂的墓地，在鳔居的皮囊里
他活过了另一个，
这聋子，偶尔有些疯癫。

而那个年轻的汉子，
酷似莽汉与修女之子：魁梧雄健，
满是肌肉和单纯。

哦，你们，
某种痛苦在自己小时候，
在它无数漫长的痊愈的某一次，
曾经得到你们，像玩具……

你，硬着陆的童子，
这种着陆果实最熟悉，尚未成熟，
每天从共同塑造的运动之树
坠落百遍（它比逝水更迅疾，
短短几分钟历尽春夏秋）——
坠落并撞击坟墓：
偶尔，在喘息的片刻，你想
露出一张可爱的笑脸，投向你
难得温柔的母亲；可含羞试探的脸
旋即失落于你的躯体，被躯体
蚀为平面……那汉子又拍掌，
重跳一次；贴近狂跳不已的心，
有一种痛苦你每次来不及细察，
脚掌的灼痛已抢先于它，自己的起源，
肉体的泪水随之夺眶而出。
可是，挡不住
微笑……

天使！哦，收获它，采撷它，小花的药草。

造一个花瓶，珍藏它！将其归入
那些尚未向我们公开的欢乐；
在迷人的骨灰坛里
誉之以遒劲的花体标记：“舞者之微笑。”

还有你，迷人的少女，
你竟被最撩人的欢乐
默默忽略。你身上的饰纓
也许为你而感到幸福，
或光滑的绿缎
贴着柔嫩而丰满的乳房，
感觉无限娇宠，一无所失。

你，
集市的镇定果实，一再别样地放上
一切摇晃的平衡天平，
公然扶于腋下。

何处，哦，何处是那个地方（我承担于心中）：
那里，他们从前还久久无能，
还相互脱落，像交配而不太匹配的
牲畜；——
那里重量还沉重；
那里，他们的棍子
徒劳搅动，碟子
还摇摇欲坠……
可突然在此艰难的无处之中，突然
不可言喻的位置——纯粹的太少
在此不可思议地转化，转入
那种空无的太多。

多位数的演算在此
化解为零。

场所，哦，巴黎的场所，无限的观看场所，
在那里，制帽女工，死亡太太，
卷绕并编织无休止的尘世之路，
无尽头的带子，以此发明
新的飘带，褶裥，花饰，帽徽，仿造的果实——
全染得不真实，——旨在
廉价的命运冬帽。

.....

天使！或许有一个场所，我们不知道，在彼处，
在不可言喻的飞毯上，一对恋人正展示
他们在此间从未达到的技能，
惊险高超的心震造型，
快感凝结的钟塔，
早已单凭彼此相倚的梯架——
绝无立足之地，颤栗着，——他们能，
面对周围的观众，无数无声的死者：
死者随后会不会抛出自己最后的，
一直节省的，一直保藏的，永不失效的，
我们不认识的幸福金币，抛向
满足的飞毯上终于真正微笑的
恋人？

哀歌之六

无花果树,从何时起我觉得这意味深长:
你几乎完全超越了花期,
不曾炫耀,把你纯粹的秘密
逐入早早决断的果实。
就像喷泉的喷管,你弯曲的枝条
驱使汁液向下再向上:它自沉睡涌出,
几乎尚未苏醒,涌入最甜蜜的结果之幸福。
瞧:就像宙斯化身天鹅。

……我们却留连不舍,
啊,我们炫耀花枝,直到泄露无遗,
才滑入有限的果实那延迟的内核。
谁如此强烈地渴望行动,寥寥无几,
他们蓄势待发,充盈的心炽烈燃烧,
当花期的诱惑像柔和的夜风
轻抚他们的眼睑,嘴的青春:
或许英雄如此,和那些注定早逝者,
死像园丁别样地弯曲他们的血脉,
他们奔涌而去:领先自己的微笑,
就像线条柔和的凯尔奈克浮雕上
驾辕的骏马领先凯旋的国王驾御的骏马。
是的,英雄酷似年轻的死者。
他不为勾留所惑。他的崛起是存在;
他始终鞭策自己,跨入变幻的星座,
那里危机四伏,知他者寥寥无几。
但突然激奋的命运,对我们阴沉缄默,

却把他咏入他那喧腾宇宙的风暴。
我从未听说谁像他。他模糊的声音
霎时穿透我，挟卷汹涌的气流。

于是，我多想屏住我的渴望：我倘是，
哦，我倘是一个童子，还可望走这条路，
靠着未来的胳膊，坐读参孙的故事，
他母亲原不怀胎，尔后分娩一切。

在你的腹中，哦，母亲，他不已是英雄？
不是在那里，在腹中，他开始称雄的选择？
成千上万在子宫酝酿，意欲成为他，
可是瞧：他抓住并放过——
他选择，他能。

若他撞毁巨柱，那就是他崩出
你肉体的世界，进入更亲密的世界，
在此继续选择，他能。哦，英雄的母亲，
哦，滔滔激流的源头！你们峡谷，
少女们已从心的峭壁纵身坠入，
兀自哀怨，未来儿子的祭品。

因为英雄奔流而去，穿越爱的羁留，
一次又一次，为他的心跳把他托出浪尖，
他已转身，在微笑的尽头，——焕然一新。

哀歌之七

不再是求爱，不是求爱，成熟的声音

应是你呼唤的本性；纵然你呼唤
纯净如云雀，当上升的季节托举它时，
几乎忘却，它是一只可怜的小鸟，不只是
一颗单一的心——被季节抛入晴空，
抛入内向的天堂。你大概像它一样求爱，
毫不逊色——以致冥冥之中，沉寂的女友
或已获悉你，一个响应在心中慢慢苏醒，
因倾听而温暖，——你狂放，她炽热。

哦，春天大概知晓——此刻无处不承载
报道的音讯。那最初短促的试啼，
与幽静相衬托，楔入一个纯净的白日，
一个首肯的白日那无边的沉默。
而后向上的梯阶，向上的音阶，
升向梦想的未来圣殿——而后颤音，
喷泉——为匆匆的水柱预定了跌落，
在允诺的游戏之中……届临夏天。

不只是每个夏天的早晨——不只是
早晨怎样化入白日，因开端而灿烂。
不只是温柔的白日，掩映鲜花，
掩映高处多姿的树木，葳蕤强盛。
不只是这些释放的力量那种虔敬，
不只是道路，不只是黄昏的草原，
不只是傍晚阵雨后兀自呼吸的清新，
不只是临近的沉睡和一种预感，在晚间……
而是黑夜！而是夏天高深的黑夜，
而是星星，大地的星星。

哦，一旦死去，他们无限知悉，
所有的星星：因他们何等何等遗忘！

看呀，我曾召唤恋人。岂止她会到来……
少女们会从贫乏的坟墓走来并站定……
因为，我怎能，怎能限定发出的召唤？
沉沦者一如既往地寻找大地。
你们这些孩子，一个在此间攫住的事物，
只消一次，能不值许许多多。
切莫相信，命运更甚于童年的缩影；
如销魂的追逐之后，你们气喘嘘嘘，
常常超越了爱人，向着虚无，进入自由。

此间是美好的。你们知道，少女们，
你们也知道，你们似乎穷困过，沉沦过——
你们糜烂于都市的陋巷，或任人遗弃。
因为人皆在——一个时辰，或许不是
一个时辰，两个片刻之间
无法用时间刻度衡量的一个瞬间——
那一刻拥有存在。一切。血脉满是存在。
只是，我们太容易遗忘，因为邻居讥笑，
不予承认或妒忌。我们要彰显它，
就在最显眼的幸福令人审识之时，
这离不开转化，于内在将它转化。

除却内在，爱人，世界将不复存在。
我们的生命随转化而逝去。外在
日益消蚀。一幢恒常的房屋坐落之处，

如今冒出设计的造物，形成梗阻，
它纯属设计，仿佛还全然在脑海。
时代精神造出宽广的力的蓄池，
无形之物，譬如它取自万物的电能。
它再也不识神庙。这种心灵的耗蚀
我们更隐秘地搏节。是的，凡幸存之物，
曾经靠祈祷、祭祀、跪拜所获之物——
一如它在，已经归入不可见之物。
常人不再察觉它，竟然放过了机遇，
此刻建它于内心，用廊柱和雕像，更伟大！

每逢世界晦暗转折，必有断代者，
上一个已失去，下一个还不属于他们。
因为就连下一个也离人甚远。
它不应迷惑我们；而应在我们心中
强化对尚可辨认的形象的护持。——
它曾经站立在人们中间，在命运之中，
在毁灭性的命运之中，曾经站立在
不知何去之中，无异于实在，它曾经
让星星躬屈，从可靠的天堂俯就自己。
天使，我仍然指给你看，在那！
凭你的观望，它终将获救，它终于
挺立起来。巨柱，双塔门，斯芬克斯，
大教堂坚贞不屈，朦胧耸立于
渐渐消失或陌生的城市。

这不是昔日的奇迹吗？哦，赞叹吧，天使，
因为我们是这样，哦，伟大的天使，请讲述

我们曾能这样，我的呼吸不足以颂扬。
如是，我们并没有错失空间，这些施予的，
这些我们的空间。（它们必定非常伟大，
因为历经千载，我们的感觉未见满溢。）
钟塔曾很伟大，不是吗？哦，天使，
是这样，——伟大，哪怕在你的身旁？
沙尔特伟大——音乐企及更高处，
并超越我们，甚至仅仅一个恋人——
哦，独倚夜色窗前……她未企及你膝下？
别以为我在求爱。
天使，纵然我追求你！你不会到来。
因为我的呼唤源源不断；你不能迈步，
顶着如此强烈的声浪。我的呼声
像一条伸出的手臂。那为了抓取
高高张开的手掌一直向你
张开着，像抗拒和警告，
不可把握者，远避。

哀歌之八

——献给 R. 卡斯纳

造物的目光专注于敞开者。
唯有我们的目光似乎已颠倒，
像设置的陷阱包围着它们，
紧紧包围着它们自由的起点。
那外间实在的，我们有所获悉，
单凭动物的面目；因为我们
早已让幼童转身，迫使他向后

观看形象，而非敞开者，它深深
印在动物的脸上。超脱于死亡。
唯有我们看见死；自由的动物
始终将自己的衰亡留在身后，
前方有上帝，它若行走，则走进
永恒，一如泉水奔流不息。

我们从未在前方，哪怕一天，
拥有纯粹的空间，鲜花无限地
开入此空间。始终是世界，
从未没有无的无处：那纯粹的，
未被监视的，人们呼吸它，
无限知悉它，并不企求它。
一个童子在寂静中自失于它，
却被摇醒。或那个垂死者，他是它。
因为临近死，人们再也看不见死，
凝神远望，或许以伟大的动物的眼光。
倘若没有对方隔断视线，
恋人接近死亡并惊异……
仿佛出于疏忽，对方的身后
已为他们开启……可是越过他
无人再前行，世界复归于他。
始终转向万物，我们仅仅
在万物身上看见自由者的反映，
被我们遮蔽。或一个哑寂的动物，
它仰视，平静地穿透我们。
这就叫命运：相对而在，
别无其他，始终相对。

倘若可靠的动物，它迎着我们
走向相反的方向，有我们的意识——
它会拽我们转身随它漫游。
可对它而言，它的存在是无限的，
无从把握，没有目光投注于
它的状态，纯粹，一如它的遥望。
我们看见未来之处，它看见一切，
自己在一切实之中，已永远获救。

可是在警觉而温暖的动物身上
积压着一种巨大的忧郁，它为之焦虑。
因为那常常压倒我们的回忆
也始终粘附于它，仿佛人们追溯的
一度更亲近，更可靠，这种联系
无限温柔。在此一切是间隔，
在彼是呼吸。第一个故乡之后，
它觉得第二个风险，不伦不类。

哦，渺小的造物其乐无穷，
它们永远留在分娩的子宫；
哦，蚊蚋的幸福，甚至庆婚之时，
它仍在内部跳跃，因为子宫即一切。
请看小鸟的半截安全，
它几乎从自己的起源二者皆知，
恍若伊特拉斯坎人的一个幽灵，
出自一位死者，一个空间收容他，
却以安息的形象作为棺盖。
一只蝙蝠无比惊愕，它必须飞翔，
并出自子宫。它因它自身

无比惊恐，它闪过空中，像一道裂纹
划过一只瓷杯。蝙蝠的痕迹
就这样撕裂傍晚的瓷器。

而我们：观望者，随时，随地，
我们转向万物，永无超脱！
万物充塞我们。我们整理。它瓦解。
我们重新整理，自己瓦解。
是谁颠倒了我们，以致我们
无论做什么，始终保持
那种行者的姿势？他登上
一个山岗，走过的山谷再次
展现在身后，他转身，停步，逗留——
我们就这样生存，永远在告别。

哀歌之九

为什么，既然度过生存的期限
业已俱足，像月桂一样，叶色略深于
一切绿树，每片叶子的边缘
呈小小的波纹（像一阵风的微笑）——
为什么必有人的存在——既逃避命运，
又渴望命运？……

哦，不是，因为幸福在；
这仓促的恩惠归于临近的丧失。
不是出于新奇，或为了心的磨练，
这一切月桂或已赋有……

而是因为此间很丰盛，因为此间的万物
似乎需要我们，这些逝者
跟我们奇特相关。我们，逝者中的逝者。
每个一次，仅仅一次。一次即告终。
我们也一次。永不复返。
但这一次曾在，哪怕仅仅一次：
尘世的曾在，似乎不可褫夺。

于是我们催促自己，想要成就它，
想要拥有它，在我们简单的手掌里，
在更加充实的目光里，在无言的心里。
想要成为它。——把它送给谁？唯愿
永远保留一切……啊，多么痛苦，
把什么带入另一种关联？不是在此
慢慢学成的直观，不是此间的事件。
一无所有。唯有痛苦，唯有沉重，
唯有漫长的爱的经验，——唯有
纯粹不可言说的。可是而后，
在星辰之中，该是什么：他们不可言说
更胜于我们。浪游者从山边的悬崖
带往山谷的，绝不是一捧泥土，
众人觉得它不可言说，而是一声言语，
赢得的纯粹的言语，黄色蓝色的龙胆。
或许我们在此，为了言说：房子，
桥，井，门，水罐，果树，窗子，——
顶多说：圆柱，钟塔……可是言说，懂吗？
哦，如此言说，大概连事物也从无此意，
仿佛内向地存在。当大地要求恋人，

让每个事物在他们的情感中欣喜若狂，
这岂非缄默的大地的隐秘计谋？
门槛：对两个恋人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略微耗蚀自己更古老的门槛，
就连他们，前面有许多去者，
后有来者……这也轻而易举。

此刻是可说之物的时刻，此间它的故乡。
言语吧，忏悔吧。可经历的事物
史无前例地沉坠而去，因为
没有图像的行为排斥并取代它们。
疮疤下面的行为，疮疤随时会脱落，
一旦动作从内部膨胀，形成另一种阻塞。
我们的心存在于铁锤之间，
就像舌头存在于
牙齿之间，可是它仍然，
仍然在赞美。

向天使赞美尘世吧。而非不可言说的世界，
你不能向他炫耀美妙的感觉物；
在宇宙他更能感觉，而你是生手。
因此给他看简单的吧。那一代一代形成的，
活着并属于我们，在手边和眼里。
告诉他事物吧。他会更惊讶地伫立，
像你侧身于罗马的绳匠，或尼罗河的陶匠。
给他看，一个物能够多么幸福，全然无辜
并属于我们，甚至哀怨的痛苦怎样毅然
纯粹化为形象，充当一个物，

或死入一个物——在彼端极乐地离别琴身。
——这些靠逝去谋生的事物知道
你在颂扬它们；逝者寄拯救于我们，
无以复加的逝者，我们愿意并应该
在不可见的心中将其完全转化，化入——
哦，无限——化入我们！无论我们最终是谁。

大地，难道这不是你的期望：在我们心中
不可见地复活？——这不是你的梦想，
一次不可见地存在？大地！不可见！
若非转化，那你急切的托付是什么？
大地，亲爱的，我愿。哦，请你相信，
为了赢得我，无需你更多的春天，一个
啊，就一个春天已经盈满血液。
无名的我毅然转向你，从遥远的国度。
从前你总是在理，而你神圣的念头
是亲切的死亡。
看，我活着。靠什么？童年与未来
俱无减损……充盈的存在
源于我心中。

哀歌之十

愿我有朝一日，在严酷的认识的终端，
向赞许的天使高歌大捷和荣耀。
愿心锤明快的敲击无一失误，
紧扣松弛，疑惑或断裂的琴弦。
愿我流泪的脸庞增添我的光彩；

愿暗暗的哭泣如花开放。
哦，那时，你们会何等可爱，黑夜，
历尽忧患的黑夜。我不曾更虔敬地
承纳你们，难以慰藉的姐妹，不曾
更轻松投入你们松散的长发。
我们，痛苦之挥霍者。我们预先
怎样估量它们，关注悲哀的延续，
它们有无尽头。然而，它们却是
我们历冬的树叶，我们深绿的意蕴，
隐秘年岁的时间之一，岂止时间，
乃是地点，垦殖地，宿营地，土地，栖居。

诚然，呜呼，苦难之城的巷道何其陌生，
在喧嚣制造的虚假的寂静中，铸件——
出自虚空之铸模，大肆炫耀：镀金的噪音，
爆响的墓碑。哦，一位隐身的天使
大概暗中践踏着他们安魂的集市，
他们打烊的教堂（与集市比邻）：
洁净，紧闭，扫兴，像礼拜天的邮局。
可是外面，市场的边缘蜿蜒而去。
自由之晃荡！功利的猎手和骗子！
形象的靶场赌乔妆的运气，
目标巡回穿梭，一旦好枪手命中，
铁皮小丑应声而出。喝彩加幸运
令他留连忘返；因为无奇不有的店铺
招徕顾客，鼓乐齐鸣。成人则另有
稀奇可瞧，金钱怎样繁衍，解剖学，
不只为了消遣：金钱之生殖器，

一切,全部,过程——这节课让人
获益匪浅……

……哦,但就在市场之外,
在最后的木板后面,板上贴着“不死”广告,
那种苦涩的啤酒,饮者咀嚼新鲜的闲聊,
凡以此佐酒,苦酒似乎甘甜可口……
就在木板背面,就在那后面,才是真。
儿童游戏,恋人相依相偎,——僻静,
真诚,贫瘠的草丛,狗群拥有自然。
那个年轻人向前走去,身不由己;他或许
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幽怨……他随她
走进草地。她说:很远。我们住在
那外边……在哪里?年轻人跟随她。
她的姿势令他激动。肩膀,脖颈——
她可能出身显贵。可他丢下她,转身,
挥手……有何意义?她是一个幽怨。

唯有年轻的死者爱她并追随她。
他们刚刚进入永恒的镇静,
弃绝之状态。
她期待姑娘,同她们交朋友。悄悄展示
身上的装饰。精致的忍耐面纱,
苦难之珠。——她对年轻小伙子
沉默。

可是在山谷,她们居住的地方,年轻人
若有疑问,一个年老的幽怨则会关照:
我们幽怨,她说,曾经是一个大族。

先辈在那边大山开采矿石；在人间
你有时发现一块磨光的原始苦难，
或凝固成渣的愤怒，出自古老的火山。
是的，那是它们的发祥地。我们曾很富有。——

她领他飘然穿过广阔的幽怨之境，
让他看神庙的巨柱，或那些城堡的废墟，
幽怨的诸侯曾经从那里统治全国，
睿智贤明。让他看高大的眼泪树，
忧郁盛开的田野（在生者看来，
忧郁不过是柔嫩的树叶）；让他看
悲哀之动物，正觅食青草，——偶尔
一只鸟惊起，平缓飞过他们的仰望，
远远勾勒出孤独嘶鸣的文字图像。——
傍晚，她带他去幽怨族的祖坟，
拜谒女巫和先知。若黑夜降临，
他们的脚步愈加轻悄，俄顷，
守护万物的墓碑随月光升起。
酷似尼罗河畔的司芬克斯，
它睥睨一切——隐秘幽室的面孔。
他们震惊，加冕的头颅沉默，
已将人面永远放上
星辰的天平。

他的目光看不清人面，在初死之中
他眩晕。但她的凝视
令猫头鹰惊悸，从王冠之后飞起。

它缓缓飘下，翅膀滑过面颊，
那种最成熟的圆满，
于是在翻开的书页上
柔软地描出不可描绘的轮廓，
描入死者新异的听觉。

更高，星星。新星。苦难国度的星星。
幽怨缓缓叫它们的名字：这里，
看：骑士，权杖，那更圆全的星座
她们称它：果环。而后，再远些，趋近极点：
摇篮；路；燃烧的书；玩偶；窗。
可是在南天，纯净，犹如在赐福的手心，
清晰闪耀的“M”，指母亲……

但死者必须前行，年老的幽怨
默默引他到深谷之前，
月光映着波光：
欢乐泉。她这样称它，
含着敬畏，说：在人间
它是一条宽广的大河。——

他们伫立山脚。
这时她拥抱他，恸哭。

他独自远去，隐入原始苦难之群山。
绝无蹙音从无声的命运传出。
但无限的死者似已唤醒我们，一种暗示，
看吧，他们也许指着空空榛子

那悬垂的柔荑花序,或者
晓以雨丝,在春季飘落幽暗的大地。——

而我们,只惦念上升的幸福,
怎能不为之感动,
几乎深心震撼,
当着幸福物沉坠。

杜伊诺哀歌的断片(二首)

谁一旦被受苦的激情攫住,他恐怕
不再精于此道,从已经放弃的时代
牢牢抓取属他的一份? 一位神
替他切就餐的面包,这道餐
消耗并滋养他。他须受苦,须拥有

※ ※ ※

无知地面对我生命的天空,
我惊叹并伫立。哦,伟大的星辰。
升起又沉落。多么寂静。
仿佛我不存在。我可有份? 我缺少
纯粹的影响? 潮涨潮落,
我血液中的交替也依此秩序?
我欲打消愿望,任何其他的关联,
让我的心习惯于它最远的事体。
它宁肯活在它那些星辰的威慑之中,
而非似乎被庇护,被一种近所安抚。

第十首杜伊诺哀歌最初的文本(断片)

愿我有朝一日,在严酷的认识的终端
向赞许的天使高歌大捷和荣耀。

愿心锤明快的敲击无一失误,
紧扣松弛,疑惑或断裂的琴弦。

愿我流泪的脸庞增添我的光彩;
愿暗暗的哭泣如花开放。

哦,那时,你们会何等可爱,黑夜,
历尽忧患的黑夜。我不曾更虔敬地
承纳你们,难以慰藉的姐妹,不曾
更轻松投入你们松散的长发。
我们,痛苦之挥霍者。我们预先
怎样估量它们,关注悲哀的延续,
它们有无尽头。然而,它们却是
我们的时日,我们历冬的
树叶,草地,池塘,固有的风景,
芦苇般的造物和鸟儿在此栖居。

上面,天性崇高,重霄的一半未立于
我们心中悲情的天空,天生的关切?
想想看,你若是不再踏进你荒芜的悲苦,
不再看星星,透过灰黑色的痛苦树上
更酸涩的树叶,月光不再为你放大
并更高地呈现命运的废墟,使你觉得
在那旁边自己仿佛是古老的一族?
大概也不再微笑,那些人怀念的微笑,

你早已失去他们——稍稍强行地，
刚才只路过你，他们单单步入你的悲苦。
(几乎像那个少女，才答应求婚者，
已被他缠了几周，她居然送他到
花园的栅栏边，男人很欢喜并离去，
虽不情愿：这时刚离别，有脚步声惊动她，
她等待并停立，这时她全数的仰望
与陌生者的仰望完全遇合，处女的仰望
无限懂得他，外面那个，早已定给她，
外面浪游的另一个，早已永远定给她。
他走过传来回声。)所以你总是失去；
不是作为一个占有者：像要死去的一个，
躬身垂入湿润的拂面而来的三月之夜，
呵，正把春天失入小鸟的歌喉里。

无边无涯你属于受苦。你若是忘却，
饱尝痛苦的形象中最轻微的一个，
你便呼喊并召唤，希望像从前一样好奇，
一位天使降临，他不会受苦，但仍尽量
以变得阴沉的表情，一遍遍尝试，
向你形容，为了那些人，你当时的悲泣。
天使，当时是怎样？他会模仿你，不明白
这就是痛苦，像人模仿啼鸣的
小鸟，那充实他的，那纯洁的声音。

别让你有过的童年……*

别让你有过的童年，这无名的
天神之忠贞，被命运剥夺，
甚至囚犯，阴暗地沉沦囚室，
也靠它暗中照料直到最终。因为它
永远扶持心灵。甚至病人，
当他眼直了，明白了，而病房已不再给他
答复，因为自己是可治愈的——可治愈，
他的物件躺在他周围，那些发烧的，同病的，
但仍可治愈，围住失落者——甚至为他
童年也结果。在衰败的自然中
它使自己的心圃保持洁净。

不是说它没有危险。溢美的错误，
替它缝裙绣边，只是暂时的欺骗。
它并不比我们安全，也从未更受怜爱；
没有一个神抵消它的重量。它没有保护
像我们一样，像冬天的动物，没有保护。
更没有保护：因为它不识藏身之处。没有保护，
仿佛它本是威胁。没有保护
像一场火灾，像一包毒药，像一个童话巨人，像夜里
游荡的幽灵，在可疑的房中，在闩住的门边。

因为谁不清楚，庇护之手

* 哀歌的断片。——译注

骗人，那双保护的手自身难保。那么谁有权？

我！

——哪个我？

我，母亲，我有权。我曾是前一世界。

大地将此秘传给我，她怎样呵护萌芽，

使之安然无恙。哦，秘传的傍晚，我俩下雨，

静静的在四月，大地和我，下入我们的怀腹。

男子汉！呵，谁向你证明怀孕的和睦，

我们曾经感觉的。那宇宙中的寂静

永远无人告知你，它怎样环围一个生长。——

母亲的慷慨。哺乳者的声音。然而！

你叫出名字的，皆是危险，完全的

纯粹的世界威胁——而它转化为保护，

当你全然感觉到它。内在的儿童之在

像中心处于它之中。畏之既尽，无畏。

但恐惧！它一下子在结束时学成自己，

结束由此造成：属人的，不致密的东西。穿堂风，

把它从缝隙灌进来。它在。游戏的上空，

它从背后偷袭孩童，把不和

嘶嘶地渗进血液——迅速地猜疑，也许

每次只一部分，后来，可把握，每次

某个断片，五个断片，绝非

此在之一切，可结合的，而一切易碎。

它已开始割裂，在脊椎里，意志的枝干，

使之分叉，犹大的选择之树上

一根怀疑的枝桠，须生长并成木。

.....

对立的诗节*

哦，你们来到这里，女人，来到了
我们身边，痛苦不堪，
比我们更无助，可是有能力
像福人一样造福。

你们从哪里，
当爱人出现在眼前，
取得未来？
且多于任何将在。
谁懂得距离
直至最遥远的恒星，
他必惊叹，倘若他察觉
你们恢弘的心灵空间。
熙来攘往，你们怎样守住它？
你们，满是源泉和黑夜。

你们真的像从前一样，
童年的时候，
哥哥在放学的路上
粗暴地冲撞你们？
你们完好者。

* 此诗原为第五首哀歌。——译注

我们在幼小的时候
就已扭曲，永远变丑了，
你们却像化体之前的面饼。

童年的断裂
无损于你们。你们一下子
站在那里，似在那神灵之中
突然被补入那个奇迹。

我们，好似采自大山，
常常在孩提时
棱角已锋利，也许
偶尔有幸被雕凿；
像一块块岩石，
我们坠落花丛。

更深的大地之花，
拥有众根之爱，
你们，欧律狄克的姊妹，
始终充满神圣的返归
在攀升的男人身后。

我们，被我们自己伤害，
喜欢施加伤害又喜欢
因痛苦而再被伤害。
我们，像武器，被放在
沉睡的愤怒身边。

你们，你们几乎是庇护，在无人

庇护之时。对你们的思念
像一棵荫凉的安息树，
当孤独者陷入迷狂。

我们，在苦苦挣扎的夜里，
我们坠落，从近到近；
爱人下露的时候，
我们是沉坠的石头。

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

谨以此为墓碑献给薇拉·莪卡玛·克诺普

(穆佐古堡, 1922年2月)

第一部

那里升起过一棵树。哦, 纯粹的超升!
哦, 奥尔弗斯在歌唱! 哦, 耳中的高树!
万物沉默。但即使在蓄意的沉默之中
也出现过新的开端, 征兆和转折。

沉静的动物离开自己的巢穴,
奔出澄明消溶的树林;
它们内心如此轻悄,
绝不是缘于狡黠和恐惧,

而是缘于倾听。咆哮, 嘶鸣, 淫叫
在它们心中似乎很微弱。
哪里没有草棚, 收容最隐秘的要求,

哪里没有栖居，它缘于此要求，
带一条穿廊，廊柱震颤不已，
你就为它们创造聆听之神庙。

二

恍若一位少女，从歌唱和古琴
这和谐的幸福中飘然而出
散发清辉透过她春天的面纱
把自己的眠床铺在我耳中。

睡在我身内。一切是她的长眠。
树木，我所赞赏的每一棵树，
可感觉的远方，已感觉的草原，
触动我自己的每一个惊叹。
她睡这世界。歌神，你是怎样
完成她的，她居然不贪恋
这醒时之在？看，她复活又睡去。

何处是她的死？哦，你能否发掘
这个素材，趁你的歌声尚未消歇？
她从我沉向何处？……恍若一少女……

三

神有此能力。人究竟怎样，告诉我，
才能随神祇穿越狭窄的古琴？
矛盾是人的意义。在两条心路
交会之处，没有阿波罗神庙。

歌唱，如你的教诲，不是欲求，
不是追索终将企及之物；
歌唱是存在。这对神轻而易举。
可我们何时在？他何时转动

地球和星辰，转向我们的存在？
你投入爱情，年轻人，这不是存在，
纵然你的歌声冲出歌喉——

学会忘却昔日的歌咏吧。它流逝。
在真理中歌唱是另一种气息。
一无所求的气息。神境的吹拂。一阵风。

四

哦，你们柔情者，你们偶尔步入
那并非钟情你们的呼吸。
让它在你们脸上分身吧，
再度合一，它在你们身后颤栗。

哦，你们极乐者，哦，你们至福者。
你们仿佛是心灵的开端。
箭矢之弓与箭矢之的。
你们粲然一笑，更久远，含泪痕。
切莫畏惧受苦，沉重之苦，
把这沉重归还给大地之重；
沉重是大山，沉重是大海。

甚至你们幼时手植的树木，

早已太沉重；你们不堪承载。
可是那微风……可是那空间……

五

不要立墓碑。只需让玫瑰
年复一年为他开放。
因奥尔弗斯就是它。他的变形
在此者彼者之中。其他的名称

我们不该寻求。每逢歌声响起，
那就是他，一次即永恒。他来而复去。
若他有时超出玫瑰的花期，
逗留几天，那岂不是逾分？

哦，他必须消失，愿你们理解！
纵然他或许害怕自己消失。
一旦他的言语超越此间，

他已在彼处，非你们所能伴随。
古琴的弦栅未挤压他的手指。
他顺从于它，当他逾越之时。

六

他属于此间？不，他广延的天性
生成于两个国度。
谁知悉杨柳根，
就能娴熟地弯曲杨柳枝。

就寝之前,面包和牛奶
切忌留在桌上;免招引死者。
但传说,在柔和的眼睑之下,
这位泣鬼神的歌手将死者的显影

融入一切眼中的景物;
他觉得蓝堇与芸香的魔幻
真实如最清晰的关联。

他验证的图像不可毁损;
任凭出自坟墓,或出自居室,
他赞美戒指、手镯和水罐。

七

赞美,只有赞美! 一个受命赞美者,
他像矿砂一样诞生于
岩石的沉默。他的心,哦,逝性的榨汁器,
酿造非人所能穷尽的葡萄酒。

一旦神灵的例证令他感动,
他附于尘土的声音永不喑哑。
一切化为葡萄酒,化为葡萄,
成熟于他的有感觉的南方。

在国王的陵寝里,朽坏
并不证明他的赞美是谎言,
或一道阴影从众神投下。

他是一个长驻的使者。
捧着值得赞美的果实，
他继续深入死者之门。

八

幽怨——泪泉之仙女，
只可巡行于赞美的空间，
她守护我们的坠落，
使之清澈地挂在那支承

拱门和祭坛的同一山崖。
看吧，围绕她沉寂的双肩
有一种感觉苏生，她或许
最年轻，在情愫的姐妹之中。

欢欣已知悉，渴望已招述，
唯幽怨仍在学习；少女的手指
夜夜点数古老的孽障。
可突然，倾斜而稚拙，一个星座，
我们的声音的星座，竟被她纳入
没有被她的叹息荫蔽的天空。

九*

谁曾在阴影之中
拨动琴弦，

* 这首诗及其他几首的译文(第一部之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一，第二部之八)，大体或部分参照了冯至先生的翻译，谨致以诚挚的感谢。——译注

才可望有感而发
无限的赞美。

谁曾与死者分享
他们的罨粟，
就再也不会忘掉
最微妙的韵味。

纵然池塘的倒影
常常模糊不清：
认识此图像。

唯其在双重境界
歌声才会变得
柔和而永恒。

十

我问候你们，古典的石棺，
你们从未离弃我的情感，
罗马时代欢快的泉水
像一首徜徉的歌流过你们。

还有那些敞开的，像牧童醒来
欣然睁开的眼睛；
里面充满宁静和甜蜜，
陶醉的蝴蝶翩翩离去；

我问候从怀疑赢得的一切，

再度张开的嘴
早已知道，沉默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吗，朋友，抑或不知道？
二者在人类的脸上
烙下了踌躇的时刻。

十一

望星空！没有以“骑士”命名的星座？
因为这来自大地的骄傲
奇特地铭刻在我们心上。另一种骄傲，
它放纵并羁勒前者，前者驮负它。

难道不是这样，先驱策然后束缚
这种劲健的存在之天性？
道路与转折，但须有一种压力。
新的远方。它两合一。

但它们是一个吗？或二者合成之路
并非各自意中之路？
山案座与草原已分隔他们，不可名状。

星辰的结合也有骗局。
但相信此形象，这一瞬间
给我们欢乐。这已俱足。

十二

圣灵万岁，他乐意使我们结合；

因为我们真正生存于形象之中。
走动的时针以小小的步幅
伴随我们本真的日子。

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位置，
我们的行动脱离了真实的关联。
天线感应着天线，
空虚的远方曾经承载……

纯粹的张力。哦，力的音乐！
哪一个紊乱不是因轻率的交易，
不是靠你来排遣？
甚至夏日里青苗拔节，
农夫辛勤操劳，
单靠他不行，靠大地恩赐。

十三

硕果累累，苹果，梨和香蕉，
醋栗的果实……所有这一切
把死与生言入口中……我察觉……
请从童子的脸上读这滋味，

当他品尝它们。这来自远方。
在你们口中慢慢不可名状？
往常言语之所在，宝藏流溢，
惊奇地从果肉获得释放。

大胆说吧，你们称苹果是什么？

这甜美，它先浓缩自己，
在品尝之中悄悄奠立，

好变得明晰，清醒，透亮，
双重含义，阳光的，大地的，此间的：
哦，经验，感觉，欢乐——了不起！

十四

我们结交花儿，葡萄叶，果实。
它们不只讲季节的语言。
从幽暗中升起绚丽的敞开物，
它似乎带有死者的妒忌之光。

死者支撑着大地。敞开物身上
死者的分量，我们知道吗？
让自己自由的精髓渗透泥土，
这是死者固有的特性。

现在只须问：他们喜欢这样？……
这捏合的果实，沉重奴隶的作品，
它急欲升向我们，它的主人？

抑或他们是主人，沉睡在根底，
从自身的充盈之中赐予我们
这出自哑力与亲吻的中介物？

十五

请稍候……味很淳……已在逸散之中。

……只有若许音乐，踏踏步，哼哼歌：
你们，温馨的少女，岑寂的少女，
跳吧，跳出尝试过的果实的韵味！

跳橙之舞！谁能忘怀它，
濒于醉死，它怎样抵御
自己的甜美。你们已享有它。
它自己可口地皈依你们。

跳橙之舞！从你们自身造就
愈加温暖的风景，让成熟的橙
在故乡的风中闪耀！红彤彤的少女，

透出缕缕芬芳吧。缔结亲缘吧，
跟纯净的橙，它婉拒，
跟果汁，它充实幸福的果橙！

十六

你孤单，我的朋友，因为……
我们用言语和手势
渐渐掌握了世界，或是它
最薄弱最危险的部分。

谁能用手指一种气味？
可那些威胁我们的力量，
你察觉许多……你认识死者，
神秘的咒语让你恐惧。

瞧，如今它吩咐共同承受
片段和部分，仿佛这就是完整。
帮助你，这谈何容易。最最紧要：

别把我植入你心里，我生长太快。
但我要牵来我主之手，对他说：
在这里。这就是长毛的以扫。

十七

最底层的始祖，模糊，
一切建树之根，
地下隐藏的泉源
他们从未窥见。

头盔和猎人的号角，
白发老人的箴言，
男人同室操戈，
女人像琉特声声……

树枝相互挤压，
没有一枝自由……
有一枝！哦，向上……向上……

当它们终将摧折。
刚刚攀上的这枝
却垂成一只古琴。

十八

主啊，你可听见新事物
轰响并震荡？
正在迫近的报道者
发出此喧嚣。

尽管掀天的声浪
震耳欲聋，
机器却宣称自己
美名远扬。

瞧它的模样：
它倾轧，它在复仇，
它扭曲我们，削弱我们。

它能否从我们获取力量，
使自己不再偏狂，
造福并效劳。

十九

任凭世界转变
迅如云影变幻，
一切完成之物
归根回到太古。

怀抱古琴的神灵，
唯你先前的歌声

超脱转变与进程，
更久远，更自由。

苦难没有认清，
爱也没有学成，
远在死乡的事物

没有揭开面纱。
唯有大地上的歌声
在欢庆，在颂扬。

二十

主啊，告诉我，我拿什么供奉你，
是你教导万物聆听？
我还记得一个春日，
春日的傍晚，在俄国——一匹马……

那白马从村庄独自跑来，
前蹄冠上拽着木桩，
它欲独守草原之夜；
它奔腾，任凭粗暴的羁绊，

卷曲的鬣毛拍击脖颈，
起伏的节奏多么酣畅。
骏马的血，喷涌的泉！

它感到旷远，这当然！
它唱，它听——你的言说之圈

在它身上圆全。

这图像：我供奉。

二十一

春天回来了。大地像一个
懂诗的女孩，哦，很多很多的诗……
漫长而艰难地学习，
她终于获得报偿。

她的老师很严厉。我们喜欢
那位老人胡须上的白花。
现在我们可以问：什么叫绿？
什么叫蓝？她知道，她知道！

你自由了，幸福的大地，你现在
跟孩子们玩吧。我们要捉住你，
快乐的大地。最快活的孩子得胜。

哦，那很多的诗，老师教过她，
刻印在根部，在漫长
艰巨的树干：她歌唱，她歌唱！

二十二

我们是漂流的一族。
但在永驻者的界内，
这时间的步伐
你们毫不介意。

一切疾速的
转眼就会逝去；
否则停驻的
焉能启迪我们？

哦，少年，切莫将勇气
投入迅捷之中，
投入飞的尝试。

一切都已安息：
幽暗与光亮，
花与书。

二十三

哦，除非飞翔不再
为了自身的缘故
升向天空的寂静，
不再自身俱足，

为在明亮的轮廓中，
作为成功的器具，
充当风的情侣，
平稳，转向，轻盈；

除非纯粹的趋向
压倒成长的机械
赋予少年的骄傲，

那趋近远方的飞翔，
曾急功近利，才存在——
孤独飞翔的报偿。

二十四

我们该做什么，是摒弃古老的友谊，
驱逐从不招徕的伟神，因为坚硬的钢铁，
我们严格教育的产物，不认识他们，
还是在纸牌上幡然寻找他们？

这些强悍的朋友夺去我们的死者，
但绝不触动我们的轮子。
我们已远远挪开澡盆和饕客的宴席，
我们总是超过他们的使者，

早已觉得他们太慢。如今愈加孤独，
互相仰仗，却互不相识，
我们所走的路不再是美丽的河曲，

而是笔直的大道。昔日的火焰
只在锅炉燃烧，举起更大的汽锤。
我们却像溺水者，渐渐衰竭。

二十五

此刻我仍愿将你——像一朵花，
我认识，却不知花的名字，愿将你
再一次化入内心，指给他们看，
转归的，美丽的，止不住的呼唤的游伴。

刚刚起舞，她突然凝住，身肢
满是踌躇，似青春铸成青铜；
哀伤并聆听。那一刻，音乐沉降，
从高高的众神沉入她转换的心。

病已临近。迫于阴影的侵袭，
血黯然奔突，但一时难以置信，
它涌入自己自然的春天。

一遍又一遍，中断于黑暗和沉坠，
它放射尘世之光。直到那可怕的一搏，
它跨入森然敞开的门。

二十六

可是你，神灵，你，直到最终的歌者，
当一群被鄙弃的女祭司向他进攻，
你以秩序压倒她们的嚎叫，你俊美，
你的感化的弹奏从毁灭者升起。

谁也不能毁灭你的头和古琴。
任凭她们怎样拼搏，疯狂，
锋利的石头砸向你的心，全化作
你身上的柔情物，有聆听的禀赋。

复仇的欲望驱使着她们，你终于被粉碎。
但你的琴声仍然回荡在狮子和岩石，
树木和禽鸟身上。你仍然在那里歌唱。

哦，你，失落的神！你，无限的踪迹！
只因仇敌最终撕裂你，抛散你，
我们才是现在的倾听者，自然之歌喉。

第二部

—

呼吸，你——不可见的诗！
始终为谋求自己的存在
而纯粹被交换的宇宙空间。平衡，
我在其中律动地发生。

唯一的波浪，
我是它渐渐的海；
一切可能的海，你最俭约——
赢得空间。

这些空间场曾经有多少
在我身内。有些风
像我的子嗣。

你可认识我，风儿，你满载一度属我的场位？
你，我的言语的
一度光滑的树皮，树拱和树叶。

二

如有时一挥而就的画稿
留下大师真实的笔触：

明镜也常常收容微笑，
少女的微笑圣洁而独特，

每逢她们尝试晨妆，
独自，或就着服侍的烛光。
而后，只有一个镜像
浸入纯真笑靥的呼吸。

烟奁的壁炉余火绵延，
双目一度把什么窥入：
生命的眼光，已永远失落。

啊，谁识得大地的损失？
只有他，依然以赞美的歌声
歌唱圆全中重生的心。

三

明镜：人们从未熟谙地描绘，
你们本质里是什么。
你们就像时间的间隙——
布满纯粹的筛眼。

你们，空空大厅的挥霍者，
破晓时分，像遥远的树林……
像一只十六叉角的鹿，
枝形灯穿过你们的禁苑。

你们偶尔映满画面。

有些似乎已进入你们，
有些被你们含羞遣散。

可是最美的那个会留驻，直到
清晰消溶的那喀索斯
在彼端嵌入她已被收容的脸庞。

四

哦，这就是那个乌有之兽。
她们不了解它，却始终爱它——
它的行走，姿势和脖颈，
还有它那寂静的目光。

它固然不存在。 却因为她们爱它，
就有了纯净的兽。 她们总是
留下空间。 在保留的清晰空间里，
它轻轻抬起头，几乎不必存在。

她们饲养它不用谷粒，
总是只用或然性，它应在。
这或然性赋予它如此强力，

使它从前额长出一只角。 独角。
洁白的兽走近一位处女——
映在银镜中，映在她心中。

五

银莲花的肌腱次第开拓

草原之晨，
直到嘹亮重霄的复调之光
涌入花的怀腹，

涌入无限承纳的紧张肌腱
那沉静的花星之中，
花的肌腱，有时如此沉溺于充盈，
日落的休止暗示

几乎不能归还给你
绽放的疾速返回的花瓣：
你，多少时空的力和决心！

我们强者，我们延续更久。
但何时，在一切生命的哪一环，
我们最终敞开并承纳？

六

玫瑰，你花中之王，在古代
你是有单层花瓣的花萼。
可在我们眼里，你丰盈繁复，
是花，是不可穷尽的对象。

你富饶，你好似层层衣衫
裹着纯光构成的身躯；
可你的片片花瓣同时是
任何装束的回避和否弃。

几百年以来，你的芳香
为我们唤来它最甜美的名称；
它突然像荣耀弥漫空中。

可是，我们不会称呼它，
我们猜……我们从可以召回的时辰
求得记忆，记忆转向它。

七

花儿，你们终归与调理之手相亲，
(古往今来的少女之手)
你们常常铺满花园的桌面，
憔悴并带有轻微的伤痕，

期待着水，让你们从莅临的死亡中
再一次复苏——此刻
你们又被提升到感觉的手指
那涌动的两极之间，

手指擅长抚慰，超出你们的预料，
你们轻松了，当你们在水罐重逢，
渐渐清凉，释放出少女的温暖——

像忏悔，像混浊的作践的罪孽，
被采撷之罪，以此重建关联——
与你们开放时所感激的少女之手。

八

你们寥寥无几，昔日童年的游伴
在都市散布的花园：那时候
我们怎样相逢，彼此暗暗喜欢，
像配有铭语带的羊羔，

我们默默交谈。假如有一次欢乐，
它不属于某个人。它属于谁？
它怎样消逝在过往的行人之中，
在漫长岁月的忧虑之中。

车辆驶过我们周围，漠不关情，
房屋坚固地围绕我们，却是幻境，
谁也不认识我们。天地间什么是真？

没有。只有皮球。它们壮丽的弧线。
也没有孩童……但有时有一个，
啊，正在消逝的一个，迎向坠落的球。

（悼念埃贡·封·里尔克）

九

审判者，切莫夸耀刑罚可以减免，
或铁枷不再锁住脖子。
没有一颗心被提升，因为蓄意的宽容之痉挛
不过较温和地扭曲你们。

心灵累世的收获，断头台

复又赠还，像童子赠还
旧岁的生日玩具。真正宽容的神
当别样进入纯净崇高的心，

雷神般敞开的心。他挟威势而来，
光芒四射，像众神一样存在。
胜过吹送平稳巨船的大风。

不亚于隐秘而轻悄的感应，
它默默在内心赢得我们，
像悄悄游戏的孩子出自无限的交欢。

十

只要机器竟然有主见，不听使唤，
它就对一切成果构成威胁。
它凿岩更粗犷，致力更果断的建设，
荣耀的手，别再炫耀更美丽的延宕。

它从不松懈，我们难以解脱一次，
譬如加油时，它在沉寂的工厂属于自己。
它就是生活。自信能活得最好，
以同样的决心统治，创造，毁灭。

但生存依然那样神奇；一百个地方，
它仍是本源。纯真力量的游戏，
不愿拜倒的人跟这些力量无缘。

言语仍娓娓道向不可言喻的事物……

在无用的空间，音乐，常新的音乐，
用最震荡的岩石建造自己神化的栖居。

十一

不厌征服的人，自从你恪守追猎，
严密的死亡规则，某些已悄然形成；
更甚于陷阱和渔网，我知你，一片风帆，
人们将你垂挂在喀斯特溶洞里。

悄悄置你于洞中，仿佛你是一面
颂扬和平的旗帜。 可随后：奴仆掀动
你的边缘，黑夜从洞中抛出一串鸽子，
苍白而眩晕，抛入光明……

但这也合理。

让任何怜悯的叹息远离观望者，
不只远离猎人，他警醒，
靠行动完成正该做的事。

杀戮是我们游移的悲哀的一种形态……
凡是发生于我们自身的
在愉悦的精神中是纯粹的。

十二

祝愿变化吧。 哦，倾心于火焰吧，
一个物在火中脱离你，它炫耀变形；
那运筹的精灵精通尘世，
在形象旋摆中，它最爱转折点。

封闭于停驻之中的，已是凝固物；
庇护于寻常的空朦，竟以为平安？
稍待，最坚固的一个自远方警告
坚固物。 惨哉：不在场的钟锤高悬！

谁似源泉涌动，认知认出谁；
带他欣喜地穿过愉悦受造物，
它总是以开端结束，以终结开始。

每个幸福的空间乃分离之子孙，
它们惊奇地穿越它。 自从变形的
达佛涅有月桂的感觉，她愿你化为风。

十三

你须领先于一切离别，仿佛它们
全在你身后，像刚刚逝去的冬天。
因为许多冬天中有一个无尽的冬天，
使你过冬之心终究捱过。

你须长死于欧律狄刻心里，
更歌唱，更赞美，返归纯粹的关联。
在这里，在逝者中间，在残酒的国度，
你须是鸣响的杯盏，曾在鸣响中破碎。

你须是，并须知非在之条件，
及你内心震荡的无限根基，
好圆满完成它们，这唯一的一次。

欣喜地，你须把自己计入完满的大自然
那已经耗蚀的，霉烂和哑寂的蕴藏，
难以言喻的总和，并抹去计数。

十四

观花吧，这些效忠尘世的花儿，
我们赐予命运，从命运的边缘——
可是谁知道！若它们懊悔枯萎，
这懊悔该我们承担。

万物欲飘颻。可我们四处巡行，
像镇纸压住一切，陶醉于稳重；
哦，作事物的老师，我们何其苛刻，
因为它们固守永恒的童年。

谁若将事物携入心灵的睡眠，
伴它们深睡：哦，翌日焕然一新，
他轻轻地从共同的深度中醒来。

或许他依然长眠；它们开花，
赞美皈依者，如今像您的物一样，
像一切沉静的姐妹，在原野的风中。

十五

哦，你，泉之口，你，赠予之口，
无穷地倾诉一句话，纯净；
你，大理石面罩，蒙住泉水
流淌的面孔。古渠的源头

深藏不露。古渠流过墓地，
从遥远的亚平宁山麓
捎来你的话语，于是话语
沿着你额下的苍老

汨汨注入跟前的水池。
这里睡卧的大理石耳朵，
你时时刻刻向它倾诉。

大地的耳朵。大地就这样
自言自语。插入一只水罐，
它以为你打断了它的话头。

十六

一再被我们割裂，
此神是康复之地。
我们锋利，因为我们求知，
他却愉悦而四散。

就连纯净的贡品，
若是自由的终结，
他也漠然拒斥，
不纳入他的世界。

唯有死者啜饮
我们在此间闻说的泉源，
当此神向他，向死者默默招手。

唯有喧阗供我们受用。
羊羔渴求自己的响铃，
因天性更沉静。

十七

在哪里，在哪些幸福水长年浇灌的花园，
在哪些树上，从哪些花瓣飘散的花萼，
奇异的慰藉之果正在成熟？
这些珍贵的果实，你或许寻到一枚，

在你那被践踏的贫困之原野。一遍又一遍，
你感到惊讶，为果实的硕大和完满。
为果皮的柔软，你惊讶，鸟儿的轻率，
地下虫子的妒忌居然放过它。

难道真有这样的树，天使飞临，
隐身的园丁从容培植，故如此稀罕，
它们不属于我们，却承载我们？

我们，幻影和幽灵，从未有此能力，
靠我们仓促成熟随即枯萎的作为，
扰乱那些沉着的夏天的镇定？

十八

舞女：哦，一切流逝
你置入代序：你怎样呈现。
临终的旋转。这动之树，
怎能不囊括摇曳而成的四季？

你先前的摇曳环树翻飞，
静之树冠怎能不转眼开花？
而静之上空，静不是阳光，夏天，温暖，
从你发出的无穷温暖？

可它也结果，它结果，你的销魂树。
这不是平静的果实：水罐，
绘有成熟中的条纹，更成熟的花瓶？

而在图案上：不曾留下一道花纹，
那是你幽暗的眉锋
飞笔描在自己转换的内壁上？

十九

受宠的黄金安居在银行某个地方，
摆出一副跟千万人亲密的模样。
可那个盲目的乞丐竟让铜币看轻，
像一个失落之处，橱柜下尘封的角落。

沿街の商店就像是金钱的家，
金钱打扮成绸缎，丁香和毛皮。
金钱都有呼吸，不管睡与醒，
唯独他，沉默者，处于呼吸的间歇。

哦，这始终张开的手，夜里多想闭合。
明朝命运不会放过它，日复一日
让它伸出去：苍白，艰辛，无限脆弱。

或许最终有一个旁观者为之惊叹，
理解并赞美它持久的存在。
唯歌者能诉说。唯神灵能倾听。

二十

星辰之间，多遥远；但不知多遥远，
见于世间众生。
一个人，譬如一个孩子……与邻人，第二者，
哦，不可思议的距离。

命运大概以在者的间隔估量我们，
给我们陌生的感觉；
你想，单单少女与情人竟有多少间隔，
她爱他却又规避。

万物皆遥远，圆从未完结。
你看喜气洋洋的餐桌上，
盘中鱼面目奇异。

鱼不会说话……人曾经断言。谁知道？
谁敢说绝无此地：人之语
或是阙如的鱼语？

二十一

歌唱花园吧，我的心，你不认识的花园；
像注入玻璃的花园，清晰，不可企及。
欣喜地歌唱吧，赞美吧，无与伦比，
伊斯法罕或设拉子的泉水和玫瑰。

请昭示,我的心,你永不离弃它们;
它们爱你——它们正在成熟的无花果;
你与它们的风儿交际,
花枝间的风儿似已升格,有了形影。

避免这个偏见——缺陷伴随着
这已经生成的决心:存在!
丝线,你已掺入织物。

无论你内心融进哪一个图案
(即或是苦难生存的一个因子),
如是观,这就是完整而荣耀的丝毯!

二十二

哦,休管命运:我们的存在
那辉煌的丰盛漫溢于公园;
或化为男人雕像,挺立于
高高宫门的两端,阳台之下!

哦,这铜钟,它的钟舌日日撞击它,
抗逆沉闷的寻常日子。
或者那一个,在凯尔奈克,圆柱,圆柱,
几乎捱过了永恒的神庙。

今天,同样的丰盈不过还匆匆
鼓荡而去,从水平的黄色的昼
到被炫目的灯光夸张的夜。

但狂奔在瓦解，留不下任何痕迹。
掠过空中的曲线和驱车的曲线，
或许无一枉费。但只属臆想。

二十三

呼吸我，在你众多时刻的那一刻，
它跟你作对永无休止；
它乞求，像狗脸一般贴近，
却总是转身而去，

倘若你以为终于抓住它。
你就这样一再被剥蚀。
我们自由。我们本以为
在那里被迎候，结果被放逐。

我们惶然期求中止，
有时，我们对古老的太年轻，
对从未存在的又太苍老。

仍然赞美，这才是我们的本分，
因为我们是，呵，危险之树枝，
斧斤和甜美，这危险在成熟。

二十四

哦，这常新的乐趣：从松散的泥土创始！
几乎无人帮助最初的冒险者。
但城市终究诞生在幸福的海湾，
水和油终究盛满了陶罐。

众神刚刚脱出我们大胆的筹划，
旋即毁灭于怏怏不乐的命运。
但他们是不朽的。瞧，我们允许
聆听那一位，他最终满足我们。

我们，历经数千年的一族：一代代父母，
越来越充实于未来的孩子，
总有一天，他必超越并震撼我们。

我们，无止境的探险者，我们有几多光阴！
唯有缄默的死知道，我们是什么，
它总是赚得什么，若它借予我们。

二十五

你听，你已经听见最早的钉耙
平整土地；又是这人类的节拍
穿透了坚实的早春大地
屏息的寂静。那即将来临的，

你觉得新鲜。那早已来过多次的，
你觉得它走来，又焕然一新。
总是希望得到，你从不
占有她。是她占有你。

就连经冬的橡树叶
暮霭里也显出未来的褐色。
微风有时发出一个信号。

黑色灌木丛。可是河滩上
堆积的肥料黑得更浓实。
每个流逝的时辰变得更年轻。

二十六

小鸟的啼鸣令我们销魂……
某一声一次玉成的呼唤。
可是在野外游戏的孩子
已呼唤而去，掠过真实的呼唤。

呼唤偶然。他们把自己
尖叫的楔子打入空隙，
这宇宙的空隙（极乐的啼鸣
进入宇宙，如人人梦境）。

呜呼，我们在何处？益发自由，
我们像断线的风筝飞向半空，
大风撕裂笑声，留片片残痕。

整饬呼唤者吧，歌唱之神！
让他们在呼啸中醒来并承载，
像激流承载头颅和古琴。

二十七

真有时间吗，毁灭性的时间？
安息的山上，城堡何时摧毁？
这颗心，无限属于众神，
造物主何时施予强暴？

我们真是这般懦弱，
如我们的真象，命运欲揭穿？
深深的童年，允诺的童年，
终将在根部归于沉寂？

呵，逝性之幽灵
恍若一缕轻烟
穿越无猜的感受者。

我们本是过客
在恒常之力的境域
却充当神的习俗。

二十八

哦，来吧，去吧，你几乎仍是孩童，
请为某个瞬间，把舞蹈形象
充实为那一个舞蹈的纯粹星座，
我们在其中逝性地超越自然。

迟滞调理的自然。因为当初那形象
只随谛听而动，当奥尔弗斯歌唱。
你当初还是从那时移来的舞者，
并略感诧异，当一棵大树

久久思忖：凭聆听与你同行。
你还知道那个位置——
琴声响起；闻所未闻的中心。

你为它尝试优美的舞步，
希望终将把步子和面孔
转向朋友极乐的庆典。

二十九

许多远方之沉寂的朋友，请感觉，
你的呼吸仍怎样拓展空间。
在昏暗的钟座的拱影里，
让自己鸣响吧，那耗蚀你的

靠这份供奉日益强大。
且让你自己参与转化。
什么是你最痛苦的经验？
若尝得饮之苦，就化为酒吧。

在如此充盈的今夜，你应是
感觉的十字路口的神力，
感觉奇异交遇的意义。

如若尘世将你遗忘，
对沉静的大地说：我流动。
对迅疾的流水言：我在。

附录

诗人自注

——关于《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

第一部

第十首：第二段追忆 Arles 附近古老而著名的 Allyscamps 公墓，《布

里格随笔》也以此为题材。

第十六首：这首诗是写给一只狗的。以“我主的手”建立了与奥尔弗斯的关系，他在此充当诗人之“主”。诗人想牵来这只手，让它也为狗祝福——鉴于狗的无限同情和倾心。几乎像以扫一样（参阅《创世记》第二十七章有关雅各的记述），狗长毛也只是为了在自己心中分得一份不该得到的遗产：包含痛苦和幸福的整个人的存在。

第二十一首：对我而言，这首短小的春天之歌似乎相当于一支令人惊叹的舞曲的“注解”。那是在 Ronda 的小修道院（西班牙南部），我听见唱诗班的孩子在晨祷时唱它。孩子们始终合着舞蹈的节拍，在三角铁和铃鼓的伴奏下，演唱一段我不熟悉的歌词。

第二十五首：致薇拉。

第二部

第四首：独角兽具有古老的、在中世纪一直备受推崇的贞节含义：据说它（对于凡夫俗子是非存在物）一旦出现，它就在处女为它捧着的“银镜”中（见十五世纪的壁毯），也在“她心中”，亦如在第二个同样纯净、同样隐秘的镜子中。

第六首：古代的玫瑰（Eglantine）只有单层花瓣，呈红黄色，像燃烧的火焰。至今它仍开放在这里（Wallis）的个别花园里。

第十一首：涉及古老的捕猎方式，在某些喀斯特地区，猎人把帆布慢慢放进溶洞，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突然翻动帆布，当白得出奇的溶洞鸽受到惊吓，从地下的栖身处仓惶飞出时，就会被猎人射死。

第二十三首：致读者。

第二十五首：与第一部（第二十一首）孩子们的春天之歌相对应。

第二十八首：致薇拉。

第二十九首：致薇拉的一个朋友。

R. M. 里尔克

未编诗和断片
(1906年—1926年)

卡普里岛冬天的即兴诗

I

每天你陡峭地立在我心前，
山峦，岩石，
荒原，非一路：上帝，在其中我独自
攀援，沉落，迷失……每天盘旋
复入我昨日所行之域。
有时在十字路口引路的风捉住我，
把我抛向一条小径的起点，
或一条路暗自饮我。
但你那尚未征服的意志
聚合许多小径如明矾，
直到它们，酷似苍老的靠不住的皱纹，
消失于茫茫深渊……

且让我，让我闭上眼睛，
像双目被吞没，让我，
背靠庞然大物，
在你的边缘等待：
这眩晕——我随之流失，
将我被摄走的感觉
再放回自己的位置。
我身上一切皆动摇？竟没有
一个牢固的坚持自己
重的权利？我最畏惧的和最美好的……
一切如虚无随旋涡
卷入深渊……

脸，我的脸：
你是谁的？对什么样的物
你是脸？
你怎能是脸——对这样的内心，
那里面开始常与
逸散结成某物。
树林可有一张脸？
大山的玄武岩不是
无脸却依然屹立？
大海不是
没有脸
从海底升上来？
天空不是映在海上，
没有额，没有嘴，没有颞？

有时候动物给人一种感觉，
不是吗？似乎在请求：拿走我的脸！
它们觉得自己的脸太重，
并把自己渺小的灵魂
随脸一块太远地伸入
生命之中。而我们？
灵魂之动物，迷惘，
因心中的一切，还没准备好
趋向虚无，我们，吃草的
灵魂，
我们不是在夜里
向赐予者乞求非一脸，
它属于我们的幽暗？

幽暗，我的幽暗，此时我与你同在，
而一切从外面走过；
但愿我能长出，像一只鸟，
一个声音，一声唯一的鸣啭，
为一切——因为无数的话语，
来而复去，对我有何裨益，
当一声鸟鸣，千遍，万遍，
啼唤又接着啼唤，
使一颗微小的心如此旷远，
与风之心，与树林之心合一，
如此嘹亮，对他如此动听……
他又要升起，每当
天亮：最陡峭的岩石。
我若是把我的心放到我的头上，

再放上我的渴望和孤独：
还是太矮小，
因为他高于这一切。

II

倘若我，在上百颗心中，找回
我的心，活着，被压在最底层，
再次把它捧到我手上，
在上百颗心中找到我的心：
从我身上掏出它，放进
外面的某物，蒙蒙的晨雨，
向着白昼，在漫长的路上
沉思并不停跋涉的白昼，
或是在傍晚，迎向黑夜，
那临近的澄明的慈爱……

倘若我，尽我所能，把心执入
风和寂静之中；这若是我的极限，
你会收下我的心？
哦，收下它，种下它吧！
不，只把它抛向巉岩和花岗岩，
它落向那里；一旦从你手中掉下，
它将漂泊，它将把根须
扎入群山之中最坚硬的
山崖——已脱出年之外。
若不漂泊，若不再年轻，
它会慢慢向高高的山脉
向岩石学习品质和色彩，

并躺在岩石的碎片中，
与山岗长成一体，一道风化，
一道挺立并迎接风暴。

若是你把它沉入阴暗的
海底，在许多贝壳中间，
谁知道，从它那管状的口中
是否爬出一只动物，尝试以闪光
捕获你并迁入你之中，
与你同眠。

……且让它在某处
找到一个位置，别这样
待在空间，你的星辰难以
满足此空间。瞧，它沉坠其中。
你不要把它，像动物之心，
攥在你手里，日日夜夜；
只要它有一刻曾在你手中！
从前你能将年那些圣徒之心
丢失于最贫困的木棚，
它们在那里开花，带给你收获。

.....

你，自由的不可理解的挥霍者，
此时你，像跳跃着，掠过我身边。
你，明亮的小鹿！你，古老的百次终结者！
一再从你的头上脱去
一枝鹿角，更轻松地逃过
你的猎人，（好像万物驮负你！）

他们却只看见，你，不可企及者，
世界在你身后汇合团聚。

Ⅲ

许多的物躺着，被迅疾的手
撕裂，在寻找你的路上
迟到的手：它们想知晓。

有时在一本古旧的书中
一个不懂的幽暗处画了横线。
你曾在那里。你逃向何方？

若有人把住你，你已毁掉他，
他的心一直敞开，你不在其中；
若某个言者曾向你言语，
声音必紧张：你到哪里去？

我也是这样。只是我不追问你。
我只侍奉，从不要求你做什么。
等待着，我把我的脸的自愿观望
执入白日的风中，
不抱怨黑夜……

（因为我看见夜已知晓）

Ⅳ

（献给年轻的女伯爵 M. zu S.）

现在闭上你的眼睛：使我们
可以将这一切锁进

我们的幽暗和我们的眠息，
(像某一位，它属于他)。
靠近愿望，靠近设想，
靠近还有待于我们去做的，
如今这也在我们心中，
某个幽深的地方；像一封信，
被我们锁住。

合上双眼吧。它不存在，
此时一切皆不存在，除了夜；
房间之夜包围着一星灯火，
(是你熟悉的夜)。
但此时这一切在你心中并醒着——
承载着你轻轻锁住的目光，
像潮水一般……

现在承载你。你心中的一切在承载，
你像是一片玫瑰花瓣，被放到
你飞升的灵魂上。

为什么这对我们非同寻常：观看？
站在礁石的边缘上？
那曾经躺在眼前的，我们问候它，
我们以为它是谁？……

对，它究竟是什么？

你要更内向地闭上眼睛，重新
慢慢地认出它：海外之海，
因自身而重，源于自身的蓝，

边缘的空，绿构成的底。

（出自哪种绿？此外它无处可见……）

突然，气喘嘘嘘，从海底冒出

礁石，从极深之处，以致它们

在陡升之中根本不知道，

这上升该怎样结束。刹那间

它中断于重霄，在此它密实，

因有太多的天。可那上面，

瞧，又是天，远远地一直浸入

那个超度：哪里没有天？

那两座礁石没有放射出天？

天光没有描出最遥远的白，那雪，

仿佛在移动并将目光

带往更远处。天依然是天，

不会终止，在我们呼吸它之前。

闭住，紧紧闭住双眼吧。

它曾是这个？

你几乎不识它。你再也不能让它

从你的内心分开。

内心之中的天很难

辨认。

于是心渐行渐远，没有回望。

但你知道，我们可以就这样

在傍晚闭合，如银莲花般，

将一天发生的封于自身之中，

早晨再大一些开放。

这样做，不仅是允许的，
更是我们应当的：学习闭合
因无限者的缘故。

（今天你看见那牧人？他不闭合。
他为啥要闭合？他感觉
白昼流进复又流出，
他像个面具，在那后面它是黑……）
但我们允许锁住并紧闭自己，
允许将别的不可把握的事体，
哪怕是一点残余，安置于那些
幽暗的物身边，它们早已在我们心中，
像某一位，它属于他。

芳香

你是谁，不可理解者：你是灵，
你总能找到我，不管何时何地，
是你使得内心（像一次失明）
如此衷情，以致它旋转，封闭。
恋人终于俘虏了少女，
拥有她却近；唯独你是近。
还有谁你不曾渗透，仿佛
你突然成了他的眼神。

啊，谁若是窥见镜中的旋律，
谁能窥见你，也知道你的名称。

夜行

万物皆不可比较。因为什么
不是与自己独处，什么可道出；
我们不称名，只可相互忍受，
相互包容：那一星灯火，
那一道目光也许把我们触摸，
曾经活在其中的，仿佛正是
我们的生命。谁若是抵制，
谁没有世界。谁懂得太多，
永恒则失之交臂。有时候
在如此伟大的夜里，好像我们
脱出了危险，按轻盈的等份
分配给星辰。它们急欲拥有。

恋人

瞧，他俩怎样彼此成长：
条条血脉里一切化为灵。
两个形象震颤如轴，
一切旋转，热烈又销魂。
守望者，但瞧：并不愁相见，
干渴的人儿，却又不愁饮。
让他们彼此沉入，
以便彼此超升。

为疯子和犯人祷告

你们，存在之大脸
一度悄悄地
背过你们：而外面，
一个或许存在者

在自由和黑夜里
慢慢诵念：
时间将消逝；
因为你们有时间。

要是现在还放不下，
就轻轻搔一搔头发：
从前的一切
皆如烟灰飞灭。

哦，当心灵衰竭，
愿你们保持平静；
愿母亲永不知悉
这样的事情。

头上树枝分成两片，
月亮从那里升起，
它永远孤单，
像你们的栖息地。

歌

你,我不会告诉你,我哭泣,
彻夜未眠,
你的本质使我疲倦,
像一个摇篮。
你,不会告诉我,若这种华美
为我而醒着:
该怎样,若我们难以
将它抑止,
只忍受在心里?

.....

你瞧那些恋人,
刚刚才信誓旦旦,
转眼就欺骗。

.....

你使我孤单。只有你我无从分辨。
你一会是你,一会又是风声,
或是纯粹的芬芳。
啊,我在怀抱里失去了所有恋人,
唯有你,你总是重新诞生:
因为从不抓住你,你总在我手心。

(出自《布里格手记》)

致萨乐美

I

我曾让自己全然敞开，我曾经忘记，
外面不仅有物和许多栖于
自身之中的动物，它们的眼睛
只传出一幅被框定的图像，
源自它们生命的圆满；
于是我始终用一切把目光
摄入我心中：目光，意向，好奇。

谁知道，眼睛构成于空间
并同房共眠。啊，只有扑向你时，
我的眼光不是朝外，却长入
你之中，幽深地无止境地
投入你的被庇护的心里。

II

像谁用一块布盖住要落气的呼吸，
不：像用布贴住一个伤口，
整个生命急欲一下子由此
涌出，我曾用你贴住我：我看见
你被我染红。谁能说出我俩
发生了什么？我们弥补每一个，
时间从不过问的。我意外成熟，
凭借被跳过的青春的每一次撞击，
而你，爱人，则拥有某个
最疯狂的童年，在我心之上。

Ⅲ

现在怀旧是不够的，
从那些时刻必须生成
我根基之上的纯粹此在，
无限充实的溶解之沉淀。
因为我不怀念，我之所是
感动我，因你的缘故。我不在
你离去的地方虚构你，那风景
令人寒心；甚至你不在此，
你的温暖犹存，比一种缺失
更真更多。思恋往往变得
说不清道不明。为什么我该
解脱出来，当你的影响
也许减轻，如窗前的月光。

显灵

是什么，今天，驱使你回到
风声不宁的花园，
一阵阳光的颤栗
刚刚拂荡而去？瞧，
花园后面的绿茵顿时肃静。
来吧！但愿我能像你
不考虑树的重量。
（若是一棵树倒在路上，
恐怕得把男人们
叫来，才能抬起它，这世上

什么如此沉重?)
许多石头阶梯
你更响地走下:我听见了你。
这里你又没了声响。
我独自倾听
只有我,只有风……突然
一只夜莺逃走
在安全的灌木丛中。
听呀,它怎样立在风中,那东西,
已朽坏或未完结。你,
是否你也在听,你——
或者那背向我们的声音的另一面
现在也令你全神贯注?
……

珍珠散落……

珍珠散落。惨呀,断了一条绳子?
但有何意义,就算我再串上:你缺失,
坚固的环舌,你或可挽留她,爱人。

时辰仍未到? 像拂晓守候日出,
我守候着你,因完成的夜而苍白;
像一出圆满的戏,我营造一个宏大的幻境,
好把你高高的正中的出场
尽收眼底。哦,像海湾欲入敞开之域,
便从耸立的灯塔
抛出闪耀的空间;像沙漠的河床,

盼雨水冲激，来自纯净的山峦，仍是天上的，——
像正直的囚犯期求那一颗
星辰的答复，传进他无辜的窗门；
像某人脱掉温暖的
旧衣裳，求人挂到祭坛上，
躺在那里，没有奇迹再也站不起：
瞧，我也一样挣扎，若是你不来，直到末日。

我只想望你。难道石子路的缝隙，
当它，可怜的，察觉小草萌芽：难道它
不想整个的春天？瞧，大地的春天。
月亮岂不需要，为了它的倒影浮现于
村庄的池塘，那陌生星宿的彰显？
那最卑贱的怎能发生，若非充盈的未来，
一切全数的时间，朝着我们运行？

你最终仍不在其中，不可言说者？
还有片刻，我不再经受你。我老了或是
被后生赶向那里……

开花的扁桃

开花的扁桃树：我们在此所能
成就的一切，不过是在尘世的
现象中无遗漏地认识自己。

我无穷无尽地赞叹你们，极乐者，你们的举止，
你们怎样在永恒的意义中承受这消逝的华美。

啊，谁熟谙开花：谁的心或可超逾一切
弱小的危险，在那个劫中镇定自若。

致天使

坚固的，寂静的，被立在边缘的灯柱：
上面黑夜正变得逼真。

延宕于你的底座，我们把自己
误赠，这延宕未被照明。

我们的宿命：不知道怎样
走出这座紊乱的迷宫，
你出现在我们的阻碍上，
映照它们似一片山峰。

你的癖好是高于我们的国度，
你的雨露我们难以分沾；
像那春天的良宵，你划分，
站在白昼与白昼之间。

那暗中使我们浑浊的混合，
谁能注入你的身躯？
你有一切伟大之荣耀，
而最渺小的，我们娴熟。

当我们哭泣，那不过是感人，
当我们凝望，那顶多是清醒；
我们的微笑没有什么诱惑，

就算是诱惑，谁为之动情？

某个人。天使，我悲诉，我悲诉？

可是悲诉又有何效验？

啊，我嚎叫，用两根木棒敲打，

但我不相信你会听见。

你若是感觉不到我的存在，

我的喧声不会在你身上响起。

照耀，照耀吧！使我被望见，

在星辰那里。因为我消逝。

我将没有下一个……

我将没有下一个？我只能继续盘留？

（它常被我的哭声摧毁，被微笑扭曲），

但有时挽救的火焰闪闪放光，

我亲密地认出我的内心。

那颗心，一度成就了如此衷情的春天，

虽然也被火焰送进生命的地牢。

哦，何其猖狂，它当即趋向最伟大的进程，

上升并领悟，如一颗星领悟生成的夜。

这般吃力地抗拒强大的夜……

这般吃力地抗拒强大的夜，

他们把自己的声音抛入狂笑，

那笑声在焚毁。哦，反抗的世界

充满抗拒。但你们呼吸空间吧，
那里有星辰运行。瞧，这呼吸
或许并无需求，或可生疏地
交付给距离，遨游于诸多
无垠的远方，离我们而去。
此刻远方屈尊，扑面而来，
像爱人的仰望；它的此在
向我们敞开自己，或许把自己
散发给我们。我们不配领受。
也许它引来些微天使之力，
使得星空向我们垂下，
把我们悬入浑浊的命运。
徒劳无益。因为谁察觉它？在某处，
它或期待着某人：谁还准许
把前额靠上夜的空间，像靠上
自己的窗棂？谁没有否认它？
谁没把伪造的，拙劣的，摹仿的夜
拽入这天生的元素之中
并为此心满意足？
我们让众神围绕着俗人的坠离，
因为众神不引诱。他们有此在，
只有此在，丰盈的此在，但没有
气味，没有暗示。还有什么
沉寂如神之口？美如一只天鹅
在它无底的永恒的水面上：
神这般漂游，潜浮，珍惜他的白。

万物皆诱惑。就连小鸟

也从纯净的树丛强求我们，
花儿没有空间便探伸过来；
风什么不图？只有神，像一尊圆柱，
让时光流过，高高在上，
在那里他承载，向两边均分
他那轻盈的镇静之穹隆。

致黑夜(组诗断片)

被挥霍的繁星的浩瀚重霄
炫耀于悲愁之上空。别在枕间流泪，
朝天哭吧。在此，就在这哭泣的，
在这终结的脸上，
四处蔓延，开始慑人
心魄的宇宙空间。谁中断
这潮流，当你
朝那里突奔？没有谁。除非
你突然跟那些星宿朝着你的
强势方向较量。呼吸吧。
呼吸地球的幽暗并再次
仰望！再次。轻轻地无脸地
深从上面靠下来，你发觉。这消溶的
包含夜的脸正将你的空间送给那空间。

※ ※ ※

一旦犁头，稳妥插入的犁头，
掘至一层新的泥土，

痛苦岂非好事？哪种苦是尽头，
可中断我们的一切痛苦？

还得受多少苦。时间何曾造出
另一种更轻松的感觉？
可是我认出那种幸福，
胜过大多数复活者。

※ ※ ※

不管彼时或此时，我在：你总是疾步
越我而去，你，源自光的无限黑暗。
我面目全非，仍将那超拔之物，
你备于空间的，贴近我逸散的脸。

夜呀，但愿你知晓，我怎样望着你，
我的本质又怎样退回起点，
因此它敢于抛出自己，直到你跟前；
我真的明白，这两次被接受的眉毛
正超越这样的仰望之潮？

愿这是造化。愿这只是一种
和谐而大胆的造化：这生命
与那有形的星座，无知的我向它恸哭：
哦，那我情愿练习，像石头一样镇静
在纯粹的形象之中。

※ ※ ※

夜的筹谋，从预感的经验中显现，
这经验曾使询问的孩子沉寂，
慢慢地我想起你们——在上面，上面
那强大的证据将你们轻轻收取。

你们在，这已被肯定；在这拥挤的容器里，
夜，正向着那些夜，秘密地诞生。
突然：以哪种情感，那年长的无限的夜
垂向我守护的妹妹——在我心中。

※ ※ ※

是你从这些夜将我提升，——
不是吗？仿佛你，从不受拘束，
给我提供了更多的感觉，
非我所能感觉和领悟？

啊，天宇由此强大，像充满狮子，
我们须经受它们，虽不理解。
不，不是你认识的，因为它们骇怕，
同样走向你，却显得更羞怯。

※ ※ ※

你看天使透过空间

感觉自己无穷的感觉。
我们炽热：他们寒彻。
你看天使燃过空间。

事件拒斥我们，或枉自发生，
我们只有这样的遭遇，
天使却被目的所吸引，
疾步穿过扩展的领域。

※ ※ ※

我不曾自子夜呼吸，
使你似一度来临，归因于你，
这般的潮汐？
因为我希望，以几乎未削弱的
荣耀来满足你的脸，
一旦它怀着无限的思量
与我的脸相对而眠。
在我的呼吸中空间变得无声；
为满足你伟大的仰望，
我的血映现，愈来愈深。

当星辰之夜更强悍地征服我——
靠橄榄树苍白的分离，
我曾向上而立，直身
并朝后仰，学习辨认，
后来的辨认与你毫无关系。

哦，给我播下了什么样的面容，
以至于我望太空，
若你嫣然一笑，却只望见你。
但是你不来，或来得太迟。
降临吧，众天使，降临这一片
蓝色的亚麻地。收割吧，天使。

※ ※ ※

那么，现在这该是那个天使，
他从我的表情慢慢啜饮
众脸之酒，已经被澄清。
你，渴者，是谁召来了你？

是的你渴。上帝的激流
涌过你周身的血管。
你还是渴。你忍住，
让自己渴吧。（为何把我纠缠。）

我流淌，我发觉你的目光
先前何等干枯，你的血
我实在喜欢，于是我完全
淹没了你纯粹的眉睫。

※ ※ ※

隐身吧。我求过你们，最终把我的微笑品评
（看它是否可口），

越来越近了，在东方的星辰背后
那天使等待我澄清。

当他步入林中的空地，你们移动和窥探，
千万别使他惊慌；
且为他充当我受过的苦，蛮荒的自然：
他应该信赖这醇酿。

不管对你们我曾是绿是甜，让我们把一切遗忘，
否则羞耻把我们追赶。
不管我开花或忏悔，他会沉着地估量，
他来了，虽然我不曾诱唤……

※ ※ ※

有一次我用双手捧住
你的脸。上面有月光洒落。
这最难思量之物
被我的泪水淹没。

像温顺的物，只静静存在，
它几乎可容我把住。
但在那寒冷的夜里
它无限逃离我，更甚于万物。

呵，我们正涌向这些位置，
心灵的每一个波澜，
欢情与缺陷，

正挤入这狭小的表面，
一切终将奉献给谁？

啊，给那陌生者，他误解了我们，
啊，那个异者，从未被我们发现，
那些捆绑我们的仆人，
还有春风，已随那一切消散，
还有失去我们的寂静。

※ ※ ※

哦，从脸到脸
何等的提升。
放弃与宽恕
突现于罪人之身。

盼黑夜别吹寒风，
夜已庄严地远去，
走过千秋。
让情感的田野升起。
突然天使
望见了丰收。

※ ※ ※

我愿意让自己等待。施为吧。转向吧，
尽你之所能。难道你不曾替牧人整容，
使之更伟大，竟胜过那些侯爵夫人的怀腹里

络绎不绝的国王的血统和未来的胆略
形成王冠的标志？既然大槽舰
在静止的木雕那惊奇的木头中
吸收海洋空间的气息，并向外而立，默默挤入空间：
哦，一个感觉者最终，他愿意，他撕开自己，
不可挠曲的夜，怎能不更像你。

※ ※ ※

啊，从一位天使的感觉中
光沉入月亮的这个海里，
我的心栖居于默默竞争的珊瑚，
这是它最年轻的分枝。

痛苦源于无法辨认的衰变，
但对我而言始终不确定，
潮流徘徊，潮流涌去，
起作用的是障碍，是深。

从那僵硬麻木的老者身内，
突然被选中，造物旋转而出，
那万物皆有的，永远缄默，
干一件惊天大事，但很仓促。

※ ※ ※

从近处可数的字行，从书本抬起目光，
遥望那圆全的夜：

哦，像汇聚的情感布成星图，
这些也仿佛
编扎到农夫的麦捆上：

轻轻弯曲之青春，沉甸甸，温柔又犹豫的
弯曲之倾垂摇晃——
处处对关联的欢情，无处贪欲；
世界太多而大地丰足。

以马忤斯

还没有发生，虽然他异常笃定，
走向他们，为他们的行程
准备就绪；虽然他跨过门槛，
比那些进门的男人更显得庄严；
还没有，当人们围着桌子站住，
有些拘谨，放下行囊和包袱，
而他，很耐心，把打量的目光
不慌不忙地停在他们脸上；
还是没有，甚至当人们坐下，
现在乐意客气地搭话，
而他伸出美丽而踌躇的手，
捧起面饼，现在做那件
大事，它将以无限的关联
震撼那些人，如同一团惊惧——
但最终，当他们醒悟过来，他怎样
掰开狭小的面饼，怎样给予：
他们认出他来。顿时被掀起，

他们颤栗，躬曲，骇怕又欢欣。
随后，当他们发现他一味给予，
使用颤抖的手取那两块饼。

那喀索斯

那喀索斯在消逝。亲近的本质
从他的美丽升起，绵绵不断，
浓郁如天芥菜的香气。
但他命中注定对镜自鉴。

他爱这东西，走出又走进他来，
不再被敞开的风包含，
痴迷地完结形象的循环，
取消自己，再不能存在。

基督下地狱

终于受尽了苦，他的本质逃脱可怕的
痛苦之肉身。上面。放弃了它。
黑暗独自惊悸，
朝这苍白物
抛来一群蝙蝠，——在它们的飞旋中
在傍晚始终还晃动着撞上
冷凝的创痛的恐惧。不停息的阴风
在这尸体上失去了勇气；而夜的动物，
强大又警醒，身上有霉味和冷漠。
他那获释的灵也许打算在此地

排队等候,无事可做。因为他受难的事件
毕竟还足够。他发觉
事物夜里的境况很适度,
像一个悲哀的空间,他在那上方蔓延。
但大地,干涸于他伤口之渴,
但大地开裂,深渊在呼喊。
他,苦痛之行家,听见地狱
发出哀号,它急欲感知
这成了的苦难:他那(无尽的)悲痛
既已结束,它绵延的悲痛当震惊,当醒悟。
他沉坠下去,这灵,随他全部的
衰竭之重:酷似一个疾行者
穿过吃草的幽灵那诧异的目送,
向亚当抬起目光,匆匆地,
匆匆坠落,消失,浮现,在更荒凉的深渊的
沉坠中逝去。突然(更高更高)
在怒吼的中心之上,在他漫长的
忍耐之塔上他走了出来:没有呼吸,
伫立,没有栏杆,痛苦的所有者。沉默。

震惊我吧,音乐……

震惊我吧,音乐,以旋律的愤怒!
崇高的谴责,紧贴着心发出,
这颗心不曾汹涌,感受,只怜惜自己。我的心,在此:
瞧你的荣耀。你几乎总是满足于
微弱的振荡?但重霄,至高无上,
期待着你以呼啸的浪潮充实它们。

你为何渴慕陌生的爱人掩住的面孔？——
若你的渴望没有呼吸，不能从天使的号角，
正启动末日审判，奏出轰鸣的风暴：
哦，她也就无处存在，不会诞生，
你枯萎并痛失她……

在无辜的树木后面……

在无辜的树木后面
古老的厄运正慢慢扩展
它那张哑寂的脸。
皱纹牵向彼处……
一只鸟在此尖叫的含义，
在彼处成了痛苦之抽搐，
闪离坚硬的占卜者之嘴。

哦，就要相爱的人
相对微笑，还未有分离，
他们的命运好似星相
在头顶上下浮沉，
朦朦被激奋。
它还未供他们经历，
还飘然
栖于天宇的行程，
一个轻盈的形象。

为约翰·济慈的遗像而作

这一刻远方自敞开的地平线
企及被遏止的赞美者的面孔：
于是我们未能把握的痛苦
复归自己昏暗的主人。

这面孔还在观照苦难，正如它
曾把自己铸成最自由的形象，
还有片刻，——在新的柔和里
它蔑视朽坏以致生成。

脸：谁的呀？不再属于这些
刚才还彼此认可的关联。
哦，眼，不再从被拒绝的生活中
强求最美的事物。
哦，歌的界限，
哦，青春之嘴，已永远封闭。

只有前额略略持久地
凸出于逸散的关联之上，
似欲戳穿疲惫的鬃发的谎言，
鬃发降伏于额上，柔情地哀悼。

像晚风一阵阵……

像晚风一阵阵

吹过割草人肩上的长镰
天使也轻轻
走过痛苦那无辜的锋刃。

长久地停留
在阴郁的骑士身旁，
同一条路，
天使与无名的情感。

似海边的灯塔，
沉思并无尽地延续；
他像你感觉的
外面强硬，里面柔韧，

于是苦难的岩石里
被挤压的泪腺——
泪已纯净如水，
仿佛决心化作紫晶。

你，预先失去的……

你，预先
失去的，从未莅临的爱人，
我不知道，你喜欢哪些声音。
我不再尝试认出你，当来者
奔涌而至。我心中所有
伟大的图像，在遥远者之中体验的风景，
城市，钟楼，桥梁和出乎

意料的路的转折，
昔日诸神生长的城邦中
强盛的那个：
全都升起吧，隐遁的一切，
好在我心中预示你。

啊，那些花园是你，
啊，我曾经满怀希望
打量它们。庄园里一扇
敞开的窗门——而沉思的你
几乎走近我。我曾找到小巷——
你刚刚走过它们，
有时商人的橱窗的镜子
还因你而眩晕并惊恐地给出
我太突然的映像。——谁知道，是否同一只
小鸟啼鸣穿透我俩，
昨天，逐一，在傍晚？

转折

由衷情至伟大之路
穿过牺牲。 卡斯纳

他早已赢得它，在直观中。
星星终于跪倒
在竭力仰望的目光下。
或是他跪地凝望，
他的胸膺的香气

使一个神性物倦了，
于是它眠息并微笑。

他曾这般看钟楼，
令它们惊骇：
重建它们，向上，突然，在整一之中！
但多少回，被白昼
超载的风景
歇进他沉静的视觉里，在傍晚。

吃草的动物
放心步入敞开的目光，
被囚禁的狮子
直视远方似窥见不可理解的自由；
飞鸟径直穿过他，
这痴情人；花儿
又细细打量他，
当他是孩童。

这传闻，出了个观望者，
打动过更贱微，
更成问题的可见之物，
打动过女人。

已观望多久？
从何时起已衷心惦念，
祈求于目光的深底？

当他，一个守望者，坐在异乡；
心不在焉，背过身去的客房
沉闷地围住他，而在规避的镜中
复又房间
而晚些从折磨人的客床朝外
复又：
那时它在空气中议论，
捉摸不透地议论
他的可感觉的心，
他的凭形销骨立的肉身
仍可感觉的心，
它议论并判决：
这爱人并未拥有它。

（并禁止他继续供奉。）

因为直观之世界，瞧，是一道界限。
而更被观照的世界
欲在爱中繁荣。

脸之活已干完，
现在干心之活吧，
凭借你心中俘获的那些图像；因为你
征服过它们；但现在不认识它们。
看呀，内在的男人，看你的内在的少女，
这个从万千尤物中
赢得的，这个
才仅仅赢得的，还从未

被爱过的造物。

怨诉

你欲向谁怨诉，心呀？几乎被视为禁区，
你的路穿过不可理解的人们，
费尽了力。也许还多是徒劳，
因为它坚持自己的方向，
朝着未来的方向，
那失去的未来。

从前。怨诉？或是什么？一枚落地的
欢呼之浆果，未成熟。
但现在我的欢呼树似乎断了，
在风暴中断了，我的缓慢的
欢呼树。
我那不可见的风景里
最美的树，是你使我不难
认出，在不可见的天使眼中。

“人非死不可，因为认识她们”

（《莎草纸文卷》，摘自普塔霍特普箴言，
约公元前二千年手稿）

“人非死不可，因为认识她们。”死于
不可言喻的笑靥之花。死于
她们的纤纤细手。死于
女人。

少年必歌唱那些索命者，
当她们高高地漫游，穿透他的
心灵空间。发自青春的胸怀，
他必歌颂她们：
不可及的人儿！啊，何其陌生。
在他的情感
巅峰之上款款走出，她们
将变得甜美的夜洒入他双臂的山谷，
已被遗弃。她们的
上升之风吹动他肉身的树叶。他的小溪
闪闪奔流而去。

但男人
更震惊，必定沉默。
无路夜里迷失于
他情感的山区：
他必沉默。

一如苍老的水手沉默，
曾经经受的恐惧
在他心中游戏，如在颤抖的笼中。

感觉吧，这暗示几乎发自每个物……

感觉吧，这暗示几乎发自每个物，
从每个转折风吹来指令：追忆！
陌生的过客，我们走过的每一日
决计化作礼品赠给未来物。

谁清点我们的收成？谁有本事，
使我们脱离过去，消逝的时间？
一直到今天我们有什么经验，
除了在异类之中认识自己？

除了平常物在我们身上变暖？
哦，房子，哦，草坡，哦，晚霞闪耀，
忽然你几乎令一切昭然显现，
站在我们身边，与我们拥抱。

那一个空间穿透一切实体：
宇宙内空间。群鸟静静飞翔，
全然穿透我们。哦，我要生长，
我朝外窥望，那棵树长在我心里。

我关怀自己，家就在我身内。
我守护自己，心中自有屏障。
我已得到爱：美丽造物的图像
栖息在我身内，以恸哭化伤悲。

致荷尔德林

盘留，即便在至爱物身边也不，
是我们的命运；从已充实的
图像，这英才坠向急待充实的；湖泊
只在永恒之域。在此沉坠是
最大的本事。从熟练的感觉
突然堕入受罚的感觉，再往下。

对你，荣耀者，对你而言，召神者，一生
就是那幅紧迫的像，当你道出它时，
诗行似命运关闭，一个死甚至
在最柔和的句子里，而你步入它；但
先行的神领你从那边走出。

你呀，漂泊的英才，你，最漂泊的人！可他们全都
栖居在温暖的诗里，在家里，长驻在
狭窄的譬喻里。他们分享。只有你
穿行如月亮。下面时明时暗
你的夜景，被神圣震惊的国度，
你常在离别时感觉的。没有谁
更崇高地献出它，更完好地
归还给整一，更丰裕。你也这样
神圣地游戏，穿过不再指望幸福的岁月，
那无限的幸福，仿佛它不在心里，不属于
任何人，闲躺在大地
温柔的草坪上，已被神的孩子们遗弃。
啊，诸神期求的，你奠立，别无所求，
石头一块块砌起：它耸立。但即便它坍塌
你也不惊疑。

为什么，既有如此之人，永恒者，我们还
老是怀疑尘世？而非在短暂之物上认真
学习感觉——对哪种
癖好，未来在空间？

被流放到心之山上……

被流放到心之山上。瞧，那里多小，
瞧：最后的言语之地，更高处，
但也很小，还有最后一个
情感的农庄。你可认出它？
被流放到心之山上。手掌下的
石基。这里也许开着
几朵花；哑寂的峭壁上
一棵无知的野草开花，唱歌。
但那知者？啊，他已开始知，
如今沉默，被流放到心之山上。
那里也许有兽类游荡，
生出福乐的意识，有些安全的山兽，
更替并逗留。而那只受庇护的大鸟
独自盘旋，围绕群峰纯粹的否弃。——但
没有庇护，在这心之山上……

一九一四年圣诞前夕

1

此时你正到来，你，古老温顺的节日，
并需要，被紧贴在我从前的心上，
受人安慰。我应该对你说：
你至今仍是那从前的福乐，
而我又成了混沌的孩童并睁开
静静的双眼，你映入我眼中。

没错,没错。但那时,当我还年幼,
你着实吓了我一跳,当房门
突然打开——你那神奇的
再也挡不住的诱惑从头顶
向我袭来,如迅猛的欢乐之危险:
甚至那时,我那时可曾
感觉到你? 你的表象之光
环绕我伸手抓取的每个物,
可是突然由它和我的手变出
一个新的物,胆小的,近乎卑下的,
它名叫占有。而我大吃一惊。
哦,可是一切,在我触摸之前,
多么纯真轻盈躺在我的观望里。
就算它诱人把它当作私有物,
它还不是。我的行动还没有
粘住它;我的误解;我的欲念
它须是它原来不是的某物。
它还是澄清的
并且澄清我的脸。
它还未坠落,还未开始运行,
还不是抗议之物。
那时我犹豫地站在这无比奇妙的
非私有物面前……

2

……哦,唯愿我此时也这样
站在你面前,世界,也这样站着,无尽地
愈加观照。但无论何时我抬起手,

没有什么可置入世界；因为我失落。

但请让鸟的飞翔穿透我
如穿透空气。让我，如由风和阴影
混合而成，可被那飘忽的关联
感觉到清凉。我们拥有过的事物，

（哦，你瞧，它们怎样目送我们）
从未彻底痊愈。纯粹的空间
不再承纳它们。我们的肢体之重，
即身上的离别，向它们袭来。

3

也放掉这个节日吧，我的心。
说它属于你，证据何在？就像风
起身，弯曲某物，挤压某物，
你也萌发一种感觉，它去向
何处？挤压并弯曲什么？在它之上
世界兀立，不可感觉。你欲欢庆什么，
如果天使的庆典已避你而去？
你欲感觉什么？呵，你的感觉
从哭泣者延至不再哭泣者。
但在那之上，不可感觉，是重霄，
因无数天使而轻。不可感觉。
你只识得这种痛苦。片刻的休息
在两个痛苦之间。认得小小的睡眠，
在疲惫不堪的命运的宿营地。
从第一刻算起，心呀，

过度的此在何其超越你。
你开始感觉。那时你面前堆满
可感觉之物：一个物，两个物，
四个备好的物。美丽的微笑
映在一张脸上。像把你认出，
一朵花仰望你。那时一只鸟
飞过你就像飞过空气。
若你的目光太充实，便飘来芳香，
若芳香充足，便有乐音
折入你耳中……很快
你选择并摇手：不是这个。
你的占有可从放弃上窥见。
胆小如儿子，有的离你而去，
久久回望，还老是从那里，
从你感觉不到的地方看过来。
哦，你不得不一再拒绝：够了，
而非：吆喝再多些！而非将关联
拽入你之中，如深渊拽引小溪？
柔弱的心。一颗柔弱之心可做什么？
是心岂不意味着克服？
但愿北山羊一跳即从动物圈
跃上我心灵之山峰。
星辰的弧线没有穿过我？
我没有包容宇宙的熙攘？
我在此是什么？我儿时是什么？

听一首节日乐曲有感
(献给 Sidie Nadherny)

何处,人的歌声传向何处
当赞歌飞扬? 振荡,
重霄也一同振荡? 或消逝的风儿
总把它葬送?

今天我站在,站在欢乐的塔楼上,
今天今天我不为逝去而苦恼。
今天我发一声呼喊。今天我是
歌声的金色的枝形灯盏。

这歌声挺拔又长得美丽。没一棵棕榈树
更美地分枝向上。它安然攀升,像永远
存在。只是下面
嘴在替换。

寥寥无几,人类的歌
总处于平衡之中;不曾摇晃,
憩息在川流不息的过客
身上。哦,高高的

婚礼之柱,多么崇高。今天高于我
承载的心。居然,你居然
打破了死者的沉默
和我的沉默。

谁正从别的圆柱，拱门朝你涌来——
是谁？我不知道。但我察觉，你
在上面承纳天穹。

颂敲钟人

为我敲吧，敲钟人，敲吧。夏天的沉重
何时摇动了一只手？
像柱子托负门拱
你托负欢乐，这欢乐也一定
歇息在某处，若它本属于我们；
因为，敲钟人，我们并非飘颻的一族。
无论我们变成什么，皆有重量：
放弃，幸福和充裕
无一不沉重。

把生活送来，敲钟人，把我们的所有物，
堆积在周围，统统挟来：
南瓜，野鸡和野猪，
你，拖拉机之王，你最威严，
喝令我聆听田野，树叶，星宿，
然后：用一个暗示把酒召来，
教它更深地为我们贡献！

啊，敲钟人，敲钟人，还有隔壁的少女：
我相信，我所感受的，她也熟悉：
她大声观望并散发幽香，
她已感觉过来，我已感觉过去——

当黑夜来临，我将消逝在她身上：
敲钟人，我在！

你瞧，那边有人咳嗽，但又何妨，
咳嗽不也近乎美，不也是振荡？
肺跟我们有何关系！
生命是一个任性的东西。
若他死去。死何其率真。
等他长久地抱住生命，
生命才把他纳入同类，
与他同眠。许多人已逝去，
这是他们的权利！

虽然我们只感到消逝，
但这消逝为我们提供了离别。
欢庆离别：敲钟人，把音字符串起，
像星星一样，像大熊星座。
我们无限充实地走向死者：
可我们看见了什么！

摩西之死

没有人，阴沉沉的降临的天使
指望，拿起武器，致命地走近
这受死者。但随即他又
铿锵而去，朝后，朝上，
朝天穹呼喊：我不行！

因为透过灌木丛似的眉毛
摩西镇静地窥见他并往下记：
祝福的话和那无限的名字。
他的眼睛清澈，直到力量的根底。
于是主挟来一半的天神，
从天而降，亲手把山铺成床；
把老人放上去。从整齐的住宅，
他召来灵魂；它，升起！并讲述
许多共同的事情，无尽的友谊。

但最终它觉得够了。已经够了，
完满的灵魂承认。这时古老的上帝
把他古老的脸缓缓垂向
老人。在亲吻中把他纳入
自己的年岁，更老的。再以创世之手
封住此山。于是只有一座，
一座在造的山，在大地的群山之中，
世人不认识。

挽歌

——追悼一个男童之死

我记住了一些什么名字
狗和奶牛和大象
现已认得这么久，从远处认得，
还有斑马——呵，有何用处？
 现在驮负我的，
像一个水位升至

这一切之上。这是安息吗，
知道某人存在过，虽然他不曾
使劲穿过温柔坚硬的物件
进入惯于理解的脸？

而这双已经开始的手——

你们有时说：他保证……
是的，我保证过，但我向你们保证的
现在并不叫我耽心。
偶尔，紧靠着房子，我坐了很久，
望一只鸟远去。
要是我可以变成它，这观望！
它驮负，它提升我，我的眉毛
在高高的上空。我谁都不爱。
爱就是恐惧——你懂吗，于是
我不是我们
并比一个男人大得多
仿佛
我本身是危险，
在它之中
我是核心。

小小的核心；现在我把它赐给街道，
我把它赐给风。我把它交出去。
因为我从不相信，我们大家
挨在一起坐过。我可以发誓。
你们曾言语，你们笑，可是每一个

都不在言语中，不在笑中。是的。
不像你们都晃动，白糖瓶
不晃动，盛满酒的杯子也不晃动。
苹果躺着。有时候多好呀，
抓住结实饱满的苹果，
牢固的桌子，静静的早餐杯，
美好的杯子，它们使年无限平静。
有时我觉得我的玩具也很好。
它几乎可以同别的东西一样
值得信赖；只是没有什么休息。
所以它一直是醒着的
好像在我与我的帽子中间。
这里是一匹木马，那里是一只鸡，
那边是只有一条腿的洋娃娃；
我帮它们做了许多事。
把天空变小，当它们望天时，——
因为我早就知道：一匹木马
多么孤单。孩子可以做这个：
用木头做匹马，可大可小。
给它涂上颜色，过后再牵它，
它被拖动了，手法很老练。
为什么这不是谎言，孩子
称之为“马”？因为他觉得
自己有一点像马，有了鬃毛，
肌腱，四条腿——（准备有一天
做个男人？）但因为马的缘故
孩子不也有一点是木头，
内心里变硬了

并做出一张减少的脸？

现在我几乎认为，我们始终在变换。

——看见小溪，我也潺潺地响，

溪水潺潺，我就奔涌而去。

看见一声啼鸣，我也啼鸣，

哪里啼鸣，我就是原因。

这样我强行加入万物之中。

但是没有我万物倒满足，

拖挂着我反而更忧伤。

如今我突然离去。

开始

新的学习，新的提问？

是否现在要我说，

你们那里一切怎样？——我仍害怕。

家？我从未真正理解它。

房间？呵，那里有许多的东西。

……你，母亲，究竟谁是

那条狗？

甚至我们在树林采到浆果，

现在我也觉得是神奇的发现

……

这里肯定有死了的孩子，

他们来跟我玩。毕竟总是

有孩子死去。先躺在房间里，

像我那样躺着，不会康复。

康复……如那里的说法。这还有意义？
这里，我现在的地方，
我相信没人生病。
从我咽喉痛以来，那已很久了——

这里每一个像一杯新酿。

谁饮我们，我还没见过
……

在帕特默斯岛上主对约翰说的话

1915年11月21日

以丢勒的启示录为克拉拉庆贺

瞧：（因为没有一棵树可替你解闷）
纯粹的空间立在这岛上。
飞鸟？——准备看狮子吧，
它们将走过空中。
树木也许骇怕，
我不想让树看见。

可是你，须看，须察觉并须
更直观，超过任何一个人。
你当抓取，拿住，采摘，
你当吞食，我替你破成两半的，
我天国的圆满的果实。
你当跪倒并仰起头，

好让果汁滴进你眼里：
为此我才寻找你。

还当记录，用不着瞧；
因为这也是当务之急：记吧！
把右手放在右边，左手放在
左边的石上：我好操纵双手。

现在我就要完全发生。

亿万年，我得抑制自己，
因为宇宙过得更缓慢，
我得逐渐给出自己，
从我的炽焰到寒冷的星球。
而非在一切之中是一切炽焰。
因为我从未完工：
人们刚刚猜测到我，
岩石却已把我忘记。

有朝一日我要在你面前解除武装。
我的大氅，我的王国制服，
我的甲冑：束缚我的一切：
我都要拖掉并从那高高的双刀剑，
天使为我挥舞的，
引出我右手的河流——但现在
你瞧我的装束的含义。

既然我们给自己做了这样威风的衣袍，

不着戎装最终将至。

.....

空间中的灵魂

谨以此诗献给黑森大公爵夫人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挣脱之魂，
眩晕。

我竟敢如此？我抛掷自己？

已有许多的能者在我当时
突进之处。现在那里
仍有极少数彻底行使权力，
沉默于大师之前——
我竟敢如此？我抛掷自己？

虽然我曾经，在狭隘的肉身看来，
忍受黑夜；是的，我让它，
尘世的肉身，慢慢习惯于无限；
它那未装饰的心
哭泣并漫溢，
被我提升。

但如今，我向谁显示
我是个灵魂？谁为之
惊异？
突然我当是永恒者，
不再依附于对立，也不再是

安慰者；无以感觉，除了
以天宇。

几乎不再隐秘；
因为在一切
公开的秘密中只一个，
一个恐惧的秘密。

哦，伟大的拥抱如何进行。哪一个
将环抱我，哪一个将我
再给出，我，笨拙的
拥抱者？

或者我忘了，我能行？
忘了那些沉重的恋人
可耗尽的激狂？惊喜，
向上扑去，我能行？

致音乐

音乐：雕像之呼吸。又或：
画图之静。你，语言，当语言
终止。你，时间，
直立于消逝的心的方向。

为谁的情感？哦，你，情感
之化体，化为什么？——可聆听的风景。
你陌生：音乐。你，从我们长出的

心灵空间。我们至深之情，
超逾我们，向外突奔，——
神圣的告别：
此时内心将我们环绕，
乃是最练达的地方，乃是
空气的另一面：
纯粹
又恢弘，
再不能栖居。

如果你只接住……

如果你只接住自己抛出的皮球，
这不过是技巧和侥幸中奖——
除非你突然变成球的接手，
接住那个球，一个永恒的玩友
抛向你，她把它抛向你的中心，
以准确精湛的曲线，以那种圆弧，
出自上帝伟大的造桥术：
那时能接住才是一种财富，——
不是你的，是一个世界的。倘若你
甚至有勇气和力量，把它抛回，
不，更加神奇：忘掉力量和勇气，
已经抛回……（就像年把一群候鸟抛向天边，
年老的温暖把它们扔向
年轻的温暖，越过海洋——）
在此冒险中你才有效地参与。
你不再减轻你的抛投；

也不再加重。从你的手掌
迸出流星并驰入它的空间……

一束小诗：抽芽的古琴

I

向着泉水躬曲，
呵，沉默的那喀索斯；
阿耳忒弥斯在林中
悄悄转来转去。

哦，多么痛苦的命运：
但仍要倾谈；
谁说出爱的话语，
波吕斐摩斯会听见。

但一张嘴，一张嘴——
它歌唱并言语……
倘若我可以聆听，
倘若这不是……

II

哦，谁曾经削木制琴，
告诉我，用哪根树枝
绷曲，他弹拨并诉说
什么将他遗弃？

给它一种角的形状，

像是从羚羊掠取；
然后独自走出树林——
头在哪里？

它多么女性，它使臀
强烈地振动。
它对它多么严厉。
它多么年轻。

Ⅲ

陶匠，现在请你安慰，
快转动你的轮子！
松一口气我才明白，
你塑造罐体。

假如我像你！我觉得
仿佛我坐在这里……
这又是什么？……图案
……配一个……容器？

这个？古琴？——那么
也替我做个陶罐；
虽然起初模糊，
哦！终将是圆罐。

何时，何时，何时才是尽头……

……何时，何时，何时才是尽头，

悲诉与言说？不是早已有
推敲言语的大师？为何新的尝试？

难道，难道人没有遭受打击，
被那书本如被绵延不绝的钟声？
当沉默的天空，在两本书之间，突然闪现：你当欢欣……
或单纯的大地的剪影，在傍晚。

更胜过风暴，人类的呼喊，
更胜过海涛……何等威势的寂静
必定居于宇宙，既然蟋蟀的曲子
总是在我们，呼喊的人，耳边响起。既然星子
向我们默默闪耀，在承受哀怨的夜空！

对我们诉说吧，最遥远的，古老和最古老的祖宗！
而我们：终于倾听者！最初的倾听的人。

花瓶画

（死者之餐）

瞧，如像我们的杯盏彼此穿透
没有声响。红酒穿过红酒
像月亮穿过云层里
自己的反光。哦，静静度过世界……
这轻轻的不响在游戏，
像一只蝴蝶同别的蝴蝶
绕着温暖的岩石飞舞。

模糊的食物拱曲，美丽的线条，
可是，像变形虫无需饲料，
我曾让刚才那种距离延续，
即或我升高它，使它更近；
只有这个可令我自己变动：
那舞女的舞步。

有人觉得它像葡萄酒……

有人觉得它像葡萄酒——将杯子的光泽
奇妙地溶入自己内在的光华，
还有人呼吸它，如小草的花儿，
或它消失在他们眼前，被追逐，被惊吓。

它使许多人恢复隐秘的听觉，并增强
澄明的天性与它的每一次共鸣。
它似乎拒绝委身的人不得羞辱它，
只要它住宅的空间曾被他感应，

是的，只要那扇门，那突然扎满花的圆拱，
是的，只要那条路，据说它的拐弯
是最后的拐弯，在永远照亮的家前，
在那里心灵，饮食无虞，坚强又安全。

在那里心灵，是自己从前想望的，
那时它们渴求收获与白昼，
从失落的或痛苦的漫漫长夜
以可怕的搏动直冲天宇。

因为那些渴望者，不过略显分散，
也只成就完整的关联；
他们熠熠闪光的心环绕
夜的世界，划出完满的弧线。

倾慕：真实的词……

倾慕：真实的词！愿我们感受每一个，
不只是最新的，有颗心还瞒着我们；
一座山丘随柔和的地势缓缓倾侧，
向着守候的草地，那份情
也当是我们的，也当为我们增益；
或鸟儿丰盈的飞翔必赐予我们
心的空间，使未来变成多余。
一切皆充裕。因为那时
便已俱足，当童年以无限的此在
令我们震惊。那时便已是
太多。我们怎么可能，哪怕是一次，
吃亏或上当：每一份酬劳早已给我们
过多的报偿……

……

旅行者

写于一次旅行途中，赠给那位出于无限信赖，
在漫漫长路和诸多转折中
鼎力相助的多年的朋友

在风景中他们显得多么矮小，那两人，
正在替对方穿上衣衫，
那是他们用温柔的手织成；
火车没有时间分辨，
抛出一阵假誓之风
卷过这无限的生命。
啊，驶去，无数的火车驶去，
仿佛废除草地；
离别漫过街道和阶梯，
那里的人刚才还
安然无忧。但谁使得他俩
突然高大，至少像楼房，
他们，彼此注入欢乐，
敞开的欢乐之牺牲者。

我不认识他们？这内心振荡的人，
被突然无羁绊的心
攫入无穷无尽的空间，
飘升——
或正从
共同的分水岭向下滑入
各自的山谷的胁腹？
我不是一直悄悄讲述他们？
我不是一人？我不是两人？
我哪天不是他们趋向整全之起身，
他们不可言说的纯粹开始
和舞蹈之中小小的沉思，
那渐渐遗忘之舞？

让我们凭借他们慢慢估量，
一座坟是什么，地里的坟，
还有曾在脚下之物的苦命，
现已永远在心上。
情况不可能更糟。但火车也驶过
那些不安的坟茔，
并高出生命之墓
随意停在
颤抖的窗户旁。

我们赶往哪些气候
在旅行中？谁给我们暗示？
我们从何得知那恒定的已消逝，
并听从指命又安然启程
从物到物？
谁把我们的心抛到我们前面，让我们追逐
这颗珍贵的心，我们只在童年承受，
此后它承载我们。
(但谁够格任它飞升?)

它们怎样看风景，两颗高高的更迅疾的心，
在振荡上超逾我们，
这道由阴郁和欢喜的目光与眠息
构成的风景。
它会是什么印象
留给这自由的心灵，因我们迟疑
它们正分离……

它们怎样看房屋，
怎样看那些坟墓和太小的

恋人的形象，在旁边，——

又怎样看书籍，被渴望之风
翻开的孤独者的书籍？

虚拟的人生

起初童年，没有目标和放弃，
也没有界限。哦，懵懂的欢娱。
突然间骇怕，规矩，学堂，顽皮，
跌落于诱惑，跌落于失去。

无妨。被扭曲者开始扭曲，
向别人报仇，迫使他屈服。
被爱，被怕，仗义，竞争，胜利，
征服一切，一步接一步。
后来独自在旷远，轻松，寒冷里。
但在那树立的形象深处，
呼吸衔接着本初的呼吸……
隐身的上帝突然显露。

我们只是嘴……

我们只是嘴。谁歌唱那遥远的心，
盘桓于万物之中，它安然无恙？
它巨大的搏动在我们心中分成
细小的搏动。它巨大的悲伤，
如它巨大的喜乐，对我们而言
实在太太，故我们一再挣脱，

我们只是嘴。但就在一瞬间，
那巨大的心跳悄悄把我们突破，
令我们哭喊——
我们这才是本质，转折，脸。

果实

它从大地升向果实，上升复上升，
被隐瞒在寂静的树干里，
又在清晰的花瓣化为火焰，
直到再度隐瞒自己。

结果须穿越一个夏天的漫长，
树中的夏天，树日夜勤勉；
知道自己是缓缓而至的浓缩——
挤走殷切关怀的空间。

如今它在圆圆的果实里
夸示已然完满的眠息，
在果壳之中疾速回归
它的中心，放弃了自己。

巫士

他在召唤它。它吓成一团，站立。
什么站立？那异物；非他的一切
化作实体。那完整的实体转过
瞬间做成的脸：更多的存在。

哦，巫士，挺住，挺住吧！
创立平衡。精立于天平之上，
以便它托起一端的你和房子，
另一端那张已增多的脸。

决断已定。关联正建立起来。
他知道，召唤胜过拒绝。
但他的脸，像挂着重合的指针，
也有子夜。他也有局限。

既然插翅的狂喜曾使你……

既然插翅的狂喜曾使你
飞越昔日的深渊，
现在当建闻所未闻的桥，
可大胆计算的弧线。

奇迹不只是度过了危机
但却无法解释；
有一个无争的功绩，全凭天助，
奇迹才可谓神奇。

参与那不可言喻的关联
不是自我解除，
交融愈来愈情深意长，
只被承载当然不足。

扩展你已投入的力量

在两个矛盾之间，
直至它奏效……因为神也寻常，
也需要指点。

厄洛斯

面具！面具！世人令爱神眩目。
谁能忍受他的脸，灼灼放光，
当他像夏至一样
中断春天的序幕。

像闲谈时气氛骤变，
变得严肃……是什么召引……
他投下无名的敬畏，似神庙的庄严
笼罩他们头顶。

哦，失去了，突然，哦，失去了！
神灵顿时拥抱。
生命转向，命运诞生。
心中有泪泉飞迸。

呵，你们秘密地消逝……

呵，你们秘密地消逝！
有谁能理解，
你们拨转了船头，
没有靠岸？

无人明白。何处一张嘴
在赞美在歌唱？
一切潜散并溺毙，
押塞在底部。

那缘于落差的弧线把我们
驱向彼岸……
时间从不为我们停驻，
留不下一倒影。

泉水汨汨喷涌……

泉水汨汨喷涌，
似乎太急切。
什么自地底涌出，
欢喜又圣洁？

让光芒在宝石中
再积攒几分，
好在草原的小路旁
朴实地陪伴我们。

对这样的姿态，我们
回报了什么？
啊，我们何等地蹂躏
大地与江河！

几乎还无所谓：与你相偕……

几乎还无所谓：与你相偕……

但就在一年后，又已成长者，这也许对那一位，

他感觉到你，有无限的意义：

与你相偕！

时间乃虚无？但突然你的奇迹来临

穿过时间。于是这胳膊，

昨天你几乎还嫌累赘，向某个

你不认识的人突然允诺

故乡，他不曾认识的。故乡和未来。

于是他情愿走最艰辛的路，

走向它们，如走向圣孔波斯泰拉，

漫长，把一切抛弃。于是朝你的方向

把他攫住。单单此方向

对他即是一切。他几乎从不敢

囊括一颗心，一颗莅临的心。

顿时更丰满，你欢快的胸脯散发出

略多一些五月的气息：这将是他的呼吸，

这气息带着你的香泽。

墓志铭*

玫瑰,哦,纯粹的矛盾,欢情,
在许多眼睑下是无人之眠。

哀歌

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哦,坠入宇宙的损失,玛丽娜,陨落的星辰!
我们未增多它,无论把自己抛向哪里,添加给
哪颗星辰! 整全之中一切终归已算定。
所以,谁沉坠,也不减少那神圣的数。
每个放弃的坠落皆落入本原之中并痊愈。
一切竟是一个游戏,同类之替换,挪移,
无处有一个名而处处几无本土的收益?
波浪,玛丽娜,我们海洋! 深邃,玛丽娜,我们天空!
大地,玛丽娜,我们大地,我们一千个春天,像云雀,
将一支突然迸发的歌抛入不可见。
我们的歌始于欢呼,随即它完全超逾我们;
突然,我们之重将歌唱扭转,变成了哀怨。
但就算这样:哀怨? 它就不是:更年轻的向下的欢呼。
下界的众神也须受到赞美,玛丽娜。
众神这般纯洁,他们像学童期待着赞美。
赞美,你,爱人呀,让我们以赞美挥霍自己。
什么也不属于我们。我们伸手稍稍把住

* 里尔克为自己写的碑文。——译注

未采摘的花颈。我见过，在尼罗河边，在考姆翁布。
就这样，玛丽娜，放弃自己，国玉们奉献祭品。
像天使行走并标示那些可拯救者的房门，
我们也一样触摸这个和那个，似乎柔情绵绵。
呵，已多么神不守舍，呵，多么心不在焉，玛丽娜，
纵有最真挚的借口。给出标志，仅此而已。
这轻悄的差事，一旦我们之中的某一个
再也无法忍受并决心采取行动，
它报复并伤命。因为它有致命的强力，
我们都已察觉，凭它的隐忍和娇柔，
凭那种罕见的力：使我们由生者变成
幸存者。并非存在。你可知道，多少回
一道盲目的指令驮负我们穿过冰凉的
新生之前厅……驮负：我们？而且拒绝
无数的眼睑下一具由目光构成的躯体。驮负
被朝下抛入我们之中的整个族类的心。这一伙，
我们漂泊之图像，被它驮至一个候鸟的目的地。
恋人大概，玛丽娜，恋人不该如此
知悉衰亡。必定像新的一样。
只有她们的墓才是旧的，她们的墓才有回忆，
阴沉沉在呜咽的树下，回忆自古以来。
她们的墓才坍塌；她们自身易弯曲，像树枝；
那极度弯曲她们的，将她们圆满地盘成花环。
五月的风中她们何其飘散！恒常之中心，
你在其中呼吸并预感，瞬间将她们排除其外。
(哦，我太懂得你，同样的永不消逝的灌木上
女性的花朵。我多么强烈地散发到夜风里，
这风儿不久将你吹拂。)众神早已学会

洋装一半。我们，被带人环绕之中，
曾感觉自己趋向整全，如月亮的光盘。
即使期限日渐缩短，即使在转折的星期，
大概也无人帮助我们再度趋于圆全，
只能踽踽独行，在无眠的风景上空。

骨灰坛，罌粟果实的结节……

骨灰坛，罌粟果实的结节——
哦，轻轻的红叶，
被无知的风从坛上卷去……
旋即儿子之子嗣！
一切常被超逾，
每一个皆模糊。

眼下时间继续随他们坠入深底；
沉坠者有什么留下？
泛黄的书信，一幅褪色的画，
还活着的那人身上无人描绘的事体。

那不可言说的，我们为之无限地恸哭……
不像羚羊和小鹿，
在未来的动物身上欢喜地再现，
值得信赖，一如从前。

我们占有即损失。失去愈大胆，愈纯粹，
占有愈丰实

穆佐，1924年10月底

来吧你,最后的,我认可你……

来吧你,最后的,我认可你,
肉体组织里无治的痛苦:
像曾在精神中燃烧,瞧,我此时
在你中燃烧;木头早已抗拒,
不赞同被你点燃的火焰,
但是我滋养你,在你中燃尽。
在你的愤怒中我此间的平静
化作地狱的愤怒,与此间无关。
没有筹划,未来已完全摆脱,
我爬上苦难那混乱的火刑堆,
绝不为此心,里面贮藏已沉默,
购买任何未来的献礼。
这燃烧的人,难以辨认,还是我?
许多的回忆,我不带进来。
哦,生命,生命:外部的存在。
我在烈火中。无人认识我。
(放弃。这不像从前生病,
在童年。推迟。为了变大
找一个借口。一切呼喊或沉吟。
别把这些掺入死:早令你惊讶)

(瓦尔蒙,大约 1926 年 12 月中旬:最后一本笔记本上最后的手记)

译后记

里尔克(Rilke, 1875—1926)的人生轨迹非常简单,但绝对与众不同。生于布拉格,一座出产作家和诗人的古城;少年时期,五年的军校生活使他的肉体和精神都备受摧残;二十岁离开故乡,在慕尼黑读了一年哲学和艺术,从此开始一生的流浪。他具有女性的气质,极度敏感、柔弱,狂热而忧郁,喜欢沉思冥想,虚荣心很强。诗人早年大抵如此。

可以说,两次俄罗斯之行是里尔克生命的转折点,卑贱而虔诚的乡民为他开启了信仰之门,他的思想变得深沉了,为艺术的人生确立了,而且终身未改。创作成为生命的中心乃至生命的全部,而现实的生活逐渐退隐,几乎被艺术所取代。结婚不久他便与妻子分居,后来难得有相聚的时候。女儿是他无力也无心抚养的。随后在巴黎,在罗丹身边的两年,他记住了大师的座右铭:“工作,除了工作还是工作。”随后,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只有一串地名,像一串漂泊的足迹,像他生命的客栈:意大利、卡普里岛、埃及、杜伊诺、威尼斯、穆佐……其中两个已永载史册——杜伊诺与穆佐。

他在这些地方停下,暂住,思考,写作,短则旬月,长至数年,风景澄明或阴郁,心情宁静或骚乱。但他一路走去,寻找自己的家园,远方的故乡可望而不可及,也寻找自己的命运,那便是永远在告别,“因为无处

留驻”。只有孤独是他的忠实的伴侣，只有痛苦来作他的常客，生存的焦虑，精神的压力，漫长的等待，彻夜难眠，种种绝望，他都得一一挺住或捱过。也许爱情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冬天的夜里写着长长的书信，向爱人倾诉，他觉得心里慢慢温暖。但他又总是害怕这会让他分心，大概后来他才明白，“学习爱情”其实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像一个虔诚的香客，里尔克始终在朝圣的路上。他或是最后一个纯粹的诗人，靠一些崇尚艺术的末代贵族供养（但每次快到期限时，他如何盼望下一份邀请！），他可以不为稻粱谋，而与现实保持着距离。仿佛站在高高的山顶，他以冷静的、饱含形上之悲悯的目光扫过大地和大地上的芸芸众生，苦思人类的命运，过去和未来汇聚于苦难的当下，他观望并倾听，以他的诗对一切作出了交待。

里尔克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诗（1902年以前）主要抒发个人的感受，诸如生活的沉闷压抑，心灵的忧愁，渴望爱情，期盼未来却又感到畏惧。题材大多是身边的凡物小景，诗人给它们镀上了一层布拉格的暗淡的金色。语言精巧华丽，带有波希米亚民歌的韵味。《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虽是诗人的成名作，后来他却羞于提及。

《图像集》、《新诗集》和《新诗续集》，这些中期作品（约1902—1912）标志着诗人在创作上的成熟，《秋日》和《豹》一类的杰作奠定了里尔克作为诗人的地位。对生命和世界的认识冷静下来，而且逐渐深化，观察、感觉和经验浓缩成一幅幅新异的物像。然而，更令一代代读者和诗人着迷甚至震惊的，却是全新的视角和手法带来的冲击，堪称原创和经典的现代派语言风格。（在中国，对里尔克诗风的定位一般局限于此，因为晚期的《哀歌》太艰深，很难译出原味。）中期的诗统称为“物诗”，物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诗人必须像臣仆一样去朝拜，他的唯一任务是：接近、观察、模仿。于是绘画尤其雕塑的手法被移植到语言运用中，以实现“客观的描述”这个艺术原则。诗人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尝试：例如发掘词的本义，以吸取先民的经验；用具象的词表达抽象的意思，不

只是求直观,更欲返归实在;词语的奇特组合,如动态与静态,可形成一种对比的张力。

从主观到客观的根本转变,固然有沃尔普斯韦德画家群的影响,也肯定可以追溯到罗丹及其雕塑的不可抵挡的震撼力,但是最终当缘于诗人认识上的转变。简而言之,里尔克当时正处于精神危机之中,他发现人的存在已失去最基本的真实,世人何其虚假,几乎人人都戴着一付面罩,人的情感是靠不住的,精神世界虚无飘渺,充满痛苦。于是他对生命的价值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加上他同时还受到心理疾病的威胁,在他看来,这些痛苦都是“无形的”,而无形的痛苦也正是这个时代的痛苦,此即“恐惧”的含义:对生存和对世界的无名恐惧。为了摆脱困境,他转向了自然的物,因为物是真实的,它们只是纯粹地存在着,保持着自己的本性和本真状态,仿佛上帝才刚刚把它们创造出来。这一转变,用诗人自己的话说,便是“出于恐惧造物”。

从里尔克早年的作品确实很难看出日后成为一代大师的迹象。但是,凭借超常的忍耐,凭借蜜蜂一般的勤奋,凭借几十年囚犯似的孤独,凭借无数的痛苦,里尔克把自己造成了一个奇迹。进入晚期(1912—1926)也进入了收获的季节,长达十年呕心沥血的代表作诞生了:《杜伊诺哀歌》,接着是姊妹篇《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诗歌史上的两座丰碑,高耸入云,几乎不可超越。《哀歌》是里尔克一生的经验和思辨的结晶。诗人之心跨时空,逾生死,上下求索,往返于天地之间,对此作出了独特而深刻的解释。客观的描述现在让位于思和感悟,激情的赞美上升为主调,“歌唱就是存在”。技法收敛了,化入典雅庄严的句式。语言已炉火纯青,鲜活沉凝,精微险峻,可以表达一切,而此表达岂止吸引人,它征服人心。

在里尔克看来,人类正处于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其特征为断裂,上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下一个还迟迟未现。传统中断了,信仰动摇甚至破灭了,所谓的现代人陷入迷惘和绝望之中,精神一片空虚,看不见未来。生存有何价值?此在有何意义?这个问题重新但更尖锐地提了出

来。他认为,人与神有着本质的差异,可以说天壤之别,人永远不能成为神。因此,人应该像古人那样,取谦卑和虔敬的态度,过一种简朴而真实的生活,此即诗人所推崇的“寂静的生”。这种此在像“一块自己的沃土,在激流与峭壁之间”,可让人安身立命。与此同时,人的精神追求永无止境,如诗人所言:“我们的心永远在超越我们”。人生虽苦,虽然逃不脱悲剧性的命运,但恰恰在这些经历中,在爱的牺牲中,在纯粹的言说和无条件的赞美中,心灵日渐敞开,日渐澄明,她趋向神,朝着更高的境界自我提升,以便“更多地存在”。赞美乃是“大地上的歌声”,诗人喜欢用这个词,但不好翻译,意思是在大地的上空,即天地之间。歌声发自大地,向着天宇飞扬。里尔克骨子里是一个古典诗人,有贵族的气质,与德国浪漫派一脉相承,惦念着返归,“永远在还乡”。他在写作时有一个习惯,把左手轻轻搭在右肩上,这是古希腊阿提卡墓碑上镌刻的朋友生死离别时送行的手势,表现出那些谦卑的人如何从容地接受命运。对所谓进步的技术和现代的东西,他总是充满怀疑,担心它金玉其表却无蕴藉的内涵。有一句诗令人憬悟:“星辰都是一团旧火,而更新的火焰在熄灭。”

痛苦、爱情和死亡一直是诗人关注的焦点,这三个基本问题在《哀歌》中进一步展开,得到了更深的发掘。而且三者互相关联,构成了本真的、超越性的此在。里尔克晚年仍在感慨:“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远在死乡的事物没有揭开面纱。”这里不妨比较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的一段话,人们可以看出,二者所见略同,但现代派诗人的信心明显减弱了:“上帝将伴随着天国的性欲快感作为死亡在爱的最高痛苦之中被纳入因喧嚣而耗尽的肉身内部。”

爱与死的关系当是里尔克的玄思之塔的塔尖,云遮雾罩,神秘莫测,的确有一种永久的魅力。恋人在生者中间构成了一个例外。她们能够无限地“接近死亡”,仿佛她们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感受到并预先经历了死亡。她们似乎在爱情中作为生者跨越了生死界限。“爱情也从不考虑我们的[对生死的]划分,而是将我们,将颤栗中的我们拽入一种

整体意识。”在这个爱的瞬间，恋人已经“在自身之外”，灵魂似已脱出了肉体，这一刻她们拥有永恒。正如里尔克所言：“上帝的特性从上帝——不再可言说者——身上解除了，它们复归于造物，复归于爱与死……”人可以死入一种更深的真实，也可以爱人无限者，爱与死都将人引向纯粹的存在，这是二者共同的旨归。爱与死也有相同的前提：超脱于肉体。大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里尔克将被遗弃的恋人和年轻的死者视为真正的“在者”。或者只有爱与死可使人达到“严酷的认识的终端”，教人放弃自己，放弃一切，化入整一之中。里尔克坚信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死亡存在，但是爱当能使人提前进入此界域，因为为爱献身或爱的牺牲，必先放弃个我，而这种放弃其实是更多的甚至无限的拥有，让人触摸到永恒，自然的死以此被超越，一种死战胜了另一种死，人出死入生，大概这便是“重生”或“新人”的含义，或如《圣经》所言：爱比死更坚强。“寂静的生”最终引向“自己的死”，在里尔克看来，这种死只属于那些痛苦过和爱过的人。

诗人创立了一种新的心学。心乃是肉与灵的结合体（心灵），心的本质特性是“心向性”（Innigkeit），它有内向和衷情两层涵义。心的活动形式是振荡，情感和歌唱皆以此为特征。而振荡恰是“宇宙内空间”——天使的领域——的存在形式。爱（情）具有最大强度的振荡力，故在本质上当与宇宙内空间相同也相通。于是，爱的强力连同对一切乃至对苦难的赞美，可将人和物所逝去的，即一切本真的，一切有价值的携入彼处并使之永存。此即“心感化”（Verinnigung），可见之物被转化为不可见之物。“童年与未来俱无减损……充盈的此在源于我心中。”诗人在《哀歌》中如此大胆地宣称，自然是依仗这种神奇的“转化魔法”。

里尔克似乎喜欢替自己编织神话，他早年费了很大的劲，考证自己的贵族血统。《哀歌》开篇的十几行，据他自称是得自神授，他听见了天籁之音并将其记录下来。他的思辨或可用一个词概括：吊诡。博大精深的思想形成了体系，但视角特别，玄思奇崛，宛如一座迷宫。人们可

以称他为表现主义诗人、存在主义哲学家、基督教神秘主义大师,但每一个名称都不够确切,因为他太有个性,难以界定,应该说他主要倾向于感性的思。他似乎总是在思上走极端,同时却决不舍弃对立的一端,这既使他的学说包含张力,颇有刺激,也使之充满不可避免的矛盾。写在他墓碑上的“玫瑰”正是人的“纯粹的矛盾”之象征。在他那里,肉与灵、生与死、此岸与彼岸的对立似乎被一种隐秘的二元论统一起来(当然,对后者的明显偏重有时候又使这种统一陷入动摇),他似乎站在更高的层面(哪种层面?),预感并预言了宇宙的大和谐。

里尔克生前已颇有名气,后来他的影响越来越大,经久不绝。大致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德国及欧美,70年代在日本,80年代以后在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先后兴起过里尔克热潮,这个现象与社会转型期隐隐相合。里尔克对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尤其精神层面)的许多思考无疑可以给人深刻的启示。诗人、艺术家和人文学者本来就对现代化进程感到焦虑,里尔克的诗自然引起了他们心灵的强烈共鸣。这些不朽的诗篇让人反思当下,追忆远古,同时带给人一种悲剧韵味的美感,并不亚于思的深度。

这个集子侧重于晚期诗作,更多的选译了1906年以后的残稿和断片,诗人生前未曾结集出版。选择时没有一定的标准,全凭译者的个人喜好。同早先翻译的《哀歌》和《十四行诗》相比,此次新译在表达上作了较多的尝试,以反映作者的语言风格。读懂里尔克太难,译好里尔克更难,唯有冯至先生的译文可与原作相当,几乎达到一字难易的程度,令人叹服。因大师在前,《豹》和《秋日》等名篇这次皆未敢动笔。诗人已逝,斯人已逝,留下什么让后人凭吊,“唯有大地上的歌声,在欢庆,在颂扬”。

2004年于雍渡村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杜伊诺哀歌

作者 = (奥)里尔克著

页数 = 199

SS号 = 12431773

出版日期 = 2009.10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祷告书

卷一 修士的生活（五首）

卷二 朝圣（四首）

卷三 贫穷与死亡（六首）

图像集

入口

月夜

骑战桥

思念

回忆

秋天

酒鬼之歌

挽歌——献给克拉拉·威斯特霍夫

新诗集

早年的阿波罗

少女的幽怨

爱之歌

P i e t a

女人为诗人歌唱

佛陀

天鹅

死亡经验

新诗续集

远古的阿波罗残躯

恋人之死

复活者

夏娃

大海之歌

威尼斯的晚秋

镜前的女人

穆罕默德的受命

孩童

狗

灵光中的佛

杜伊诺哀歌

哀歌之一

哀歌之二

哀歌之三

哀歌之四

哀歌之五——献给赫尔塔·柯尼希夫人

哀歌之六

哀歌之七

哀歌之八——献给 R . 卡斯纳

哀歌之九

哀歌之十

杜伊诺哀歌的断片（二首）

第十首杜伊诺哀歌最初的文本（断片）

别让你有过的童年

对立的诗节

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第一部

第二部

附录 诗人自注——关于《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

未编诗和断片

卡普里岛冬天的即兴诗

芳香

夜行

恋人

为疯子和犯人祷告

歌

致萨乐美

显灵

珍珠散落

开花的扁桃

致天使

我将没有下一个

这般吃力地抗拒强大的夜

致黑夜（组诗断片）

以马忤斯

那喀索斯

基督下地狱

震惊我吧，音乐

在无辜的树木后面

为约翰·济慈的遗像而作

像晚风一阵阵

你，预先失去的

转折

怨诉

“人非死不可，因为认识她们”

感觉吧，这暗示几乎发自每个物

致荷尔德林

被流放到心之山上

一九一四年圣诞前夕

听一首节日乐曲有感

颂敲钟人

摩西之死

挽歌——追悼一个男童之死

在帕特默斯岛上主对约翰说的话

空间中的灵魂
致音乐
如果你只接住
一束小诗：抽芽的古琴
何时，何时，何时才是尽头
花瓶画
有人觉得它像葡萄酒
倾慕：真实的词
旅行者
虚拟的人生
我们只是嘴
果实
巫士
既然插翅的狂喜曾使你
厄洛斯
呵，你们秘密地消逝
泉水汨汨喷涌
几乎还无所谓：与你相偕
墓志铭
哀歌——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骨灰坛，罂粟果实的结节
来吧你，最后的，我认可你
译后记